

鐵血健兒




行印店書方南海巨

鐵血健兒


淮東何一峯著

第十一回

鐵血論交素心盟白馬 銅山握別紅淚洒青萍




話說岳廣義估量這強盜的本領不凡。準備要訪問他。個水落石出。從此由六合至南京。由南京至江西。湖北兩廣的地方。到處留心探問。不但訪不到這強盜的來源去脈。並沒有訪到甚麼了不得的英雄。那把刀更是無從追究。也就漸漸的把這心思鬆懈下來。他所到的地方。在城市繁華之區。都不甚留連。但在那名山大川。可以遊覽的所在。便是這所在。沒有奇人俠士。也喜歡多住幾日。他的理由。說是山水雄壯的地方。徘徊瞻望。心裏很是暢快。如同見了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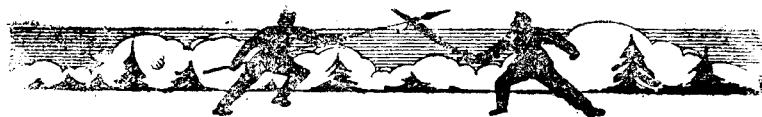
的英雄一樣有趣。那天到了都陽山脈之下，他平時到各處地方，仗着這一身
的本領。又是一個活潑玲瓏的少年人物。凡是練弓習馬的人家，都把他當備
上賓看待。來時照例要擺酒接風。去時還要送他的路費。他主僕二人的遊蹤
所至。遇到天色黑暗的時候。不在左近飯店旅店裏歇宿。就不問是誰家的莊
院。他都可以前去借宿一宵。却不愁沒有錢用。沒有人恭維他。毋如那時廣西
的地方。歡喜練武藝的人極少。輕武重文。成了廣西人民第二的天性。岳廣義
在廣西境界。雖沒有人欺負他是外鄉人。也沒有人趨奉他是個濁世的英雄。
一路上吃飯要飯錢。住客店要房錢。已將箱子裏的銀兩。花費得一乾二淨。他
在都陽山脈之下。和岳信主僕二人吃飽了肚子。沒有飯錢償還人家。就從箱
子裏拿出一件衣服來。抵押在飯店裏。那飯店裏的老闆。是個瘦子。一身輕飄
飄的風都吹他得倒。臉上焦黃枯黑。好像在病牀初起來的一樣。却能說得一



口好北方話。這瘦子見岳廣義神情之間。看出是個有本領人的樣子。便存着幾分怜惜岳廣義的念頭。不好意思收了他這一件衣服。岳廣義就此令岳信暫住這飯店裏。到都陽山上逛了半天。看那山花爛漫。山石峻嶒。就愜意的了不得。兀自仰天笑了一陣。眼看日色已暗。天上滿佈着幾點疏星。還在山頂上留戀徘徊。不忍便去。偶行到一個山谷的中間。忽見山林深處露出黑壓壓的一座紅牆。料知是座廟宇。便穿花傍柳的走近那廟門。星光之下。抬頭看那廟門上橫着一塊石匾。字體剝蝕。依稀還能辯出是勅建圓通古廟六個大字。看廟門並不曾關着。隨走近了正殿。靜悄悄地不見一人。一盞坡瓔油燈。在殿中間懸着。半明不滅。神前的灰塵。要撲下一大斗來。西廂房裏露出燈光。便疑惑是道士的臥房。急走近西廂房下。看房門已關起來。即用舌尖砥破窗紙。向裏面一看。那裏有什麼和尚道士。連床鋪都沒有的。岳廣義很是掃興。待要回頭。



走出廟門。陡覺背後有些風響。忙轉身一看。但見午間在飯店裏那個瘦子。來抓他的辮髮。忽將頭一低。扁過身子。退後三步。說道：「朋友，你怎麼在我頭上動起手來。那瘦子便笑道：『對不起，對不起。好朋友就得隨我到裏面去。』岳廣義再仔細看那瘦子。絲毫看不出是個有本領人。但因他方才抓自己辮髮的時候。來得十分迅快。才想到他不是個小輩。岳廣義踏遍數省。滿心想結識天下的英雄。毋如他所遇的一般不三不四。七七八八的英雄好漢。都是徒盜虛聲。沒有真實的本領。不意在這重文輕武的地方。偏訪到這們一位英雄。一碰到這樣的英雄。多少總有一點緣法。又何訪逞此結識一番和他做個朋友。難得他來招呼自家。到裏面去。也就欣然應允。不問這裏面是什麼緣故。那瘦子拿出一把鑰匙開了房門。拉着岳廣義進了進來。用左手在東邊牆壁一根釘上捺了一下。忽然聽得撲的一聲。像似在半空間掉下海底的一般。才一轉瞬工夫。



下面已現出一條隧道。那瘦子急指着前面一個洞門說道。請走進裏面去罷。你來晏了一時半刻。你也沒有這緣法來瞧我們的祕密了。你不要害怕。只管放心走進。我若要取你性命。憑你怎樣抵禦。你都逃不了。須知我不是存心害你。才叫你進去的。畢竟有本領的人。胆力強壯。岳廣義便隨着那瘦子跨進洞門。遠遠聽得裏面一陣馬鳴聲。像殺豬似的一般嚎叫。岳廣義也不由驚訝起來。那瘦子隨手將門帘一掀。先後和岳廣義走進來。岳廣義見室內一張方桌上。面兩邊立着一對錫質的燭台。高燒着手臂粗細的兩枝大燭。中間拈起一爐好香。桌前又捆縛着一匹好馬。室內分設着四把椅子。那右邊兩把椅子上。坐着兩個叫花子模樣的人。在那裏把刀看劍。一見那瘦子和岳廣義走進來。大家都握手見禮。那瘦子忽向岳廣義問道。朋友。你知道我是誰呀……岳廣義仔細向那瘦子臉上一瞧。見他那一對眼珠。閃閃流動。火一般的露出光



來。午間在飯店裏見他兩眼胞向下垂着。像似有一塊石頭壓下來的一般。於今見他這一對眼珠。向自家臉上滾來閃去。要是自家沒有充分的胆量。瞅着他這對眼珠。自然退避其鋒。不敢仰視的。方知這瘦子鋒銜不露。輕易看不出他的真面目來。迥非自家所及。遂向那瘦子回道。我兄弟除去在那飯店裏和尊駕會面一次。以前並不打算這廣西的地方。還有尊駕等這許多人物。實不知尊駕是那一路上的英雄。那瘦子便指着兩個乞丐模樣的人。向岳廣義道。這是徐州錢迺剛。這是江西楊錫慶。我呢。姓徐。名志驥。是德州的人氏。就是在六合鳳儀春旅店裏盜刀的那個強盜。……邊說邊從身旁抽出一把閃爍爍的一把刀來。給岳廣義看。岳廣義看這刀寬有二寸。長有尺五。是百煉緬鐵的製成的。豎起來才像一把真刀。捲起就像一條皮帶。那刀柄上還刻着岳廣義三個小字。正是在六合被人盜去的那把刀子。岳廣義這時胸中有無限的話。想



說出來問個明白。只不知怎樣的問他才好。徐志驥又把話岔開。向岳廣義笑道。我們都是同志的男兒。並不做盜。平生的懷抱。總不離乎這鐵血二字。我們果恃着這鐵血二字。無所不至起來。也困躓不到這個樣子。我們打算今晚三個人。在這裏盟心。好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出來。難得老弟又不約而同的會走到這山上來。總算是千載一時的緣分。我們欲和你盟心。老弟其許我。岳廣義毫不遲疑的說道。在這裏你是一個老大哥了。兄弟虛度二十一歲。沒有一個哥哥。好了好了。於今已結識你們三位哥哥了。我們生願變成一塊白鐵。百折不磨。死猶化成一攤紅血。千秋不泯。……徐志驥聽了。大笑了一聲。那馬仍在那裏悲嘶不已。徐志驥便運起那把寶刀。向那馬咽喉上刺下。霎時血流如漿。錢迺剛就此焚化紙馬。居然鳴邊放炮的敬起菩薩來。四人歃血盟誓已畢。交拜了一會。楊錫慶把那馬屍拋出室外一個深洞裏。上面用大石掩蓋。



着。掃去室內的血跡。徐志驥仍把那把刀還給了岳繩武。岳繩武那裏肯受。要將這刀送給徐志驥做個紀念品。及至徐志驥把當初盜刀的緣故說了出來。岳廣義才欣然收下。這徐志驥原是德州一個當馬快人家的兒子。生來便聰慧絕倫。無書不讀。畢竟門閥微賤。給不上考試的資格。他父親是個當馬快的。他父親死了。稟受着家傳的營業。胡亂也學得一些本領。並且眼光厲害。那些江湖上的朋友。一落到徐志驥眼角裏。便能估出個所以然來。這天是徐志驥的母親五十壽辰。凡是在衙門當差役的。都到徐志驥家裏慶壽。一時賓客滿坐。熱鬧的了不得。忽然來了兩個華服翩翩的少年人物。送上入色的壽禮。竟像是認識徐志驥的一般。直到後堂。向壽星面前叩了幾個頭。便來和徐志驥握手行禮。徐志驥向那兩個少年一看。不由的害怕起來。但表面上仍裝做行若無事的樣子。便向他們點頭笑道。好兄弟。你們是打那裏來的。可把做哥



哥的要想壞了。難得兩位兄弟枉駕到來。我們且吃過三杯。那兩個少年忙推辭道。兄弟們忙得很。今日且來給老伯母拜壽。改日再來吃老伯母的壽酒吧。一面說。一面便向徐志驥拱一拱手去了。那時座上的賓客。看徐志驥這般的人家。竟會有闊綽的人物來給他母親登堂拜壽。很是詫異不小。有一個嘴快的朋友。便問徐志驥道。方才那兩個少年人物。是老哥的什麼人。聽他們的口音。並不是本地的人氏。他在那裏結識了老哥的。徐志驥遂扯着謊笑道。說來是個天大的笑話哩。他兩個都是豪華的公子。據他們自己說。一個姓錢。一個姓郁。他們的父親。都做過道台的。於今已罷職歸家了。我以前並不認識他們。他們是表兄弟兩個。生性喜歡習武。因為尋不着一個名師。不知在那裏聽來。聽說我的武藝很好。半月前訪問到我這裏來。要拜我做師傅。哈哈這是從那裏說起。我的武藝。做人家徒弟的資格還不夠呢。他們尋師而來。却怎麼會尋

到我門上來。這都是外面的人。看我會幾手拳腳。能耍一把單刀。就替我亂吹牛皮。亂說我的武藝很好。他們是不大懂得武藝的人。就相信外面的人。替我亂吹一陣。是個什麼人。怎肯亂收人家豪貴的公子做徒弟哩。其時便婉言謝絕了他們。他們又相信我的話不假。不拜我爲師。就要求我和他們做個忘形的朋友。不時到我這裏來討論些拳術。我也不好意思過分的拒絕他們。很慚愧的答應了下去。不料他們怎麼知道今天是家母的壽辰。特地又趕來拜壽。我很佩服他們。絲毫沒有豪家公子的氣習。真正難得……徐志驥說完了這一篇話。在莊的人都豔羨徐志驥有這機會。能夠和道台大人的少爺做個忘形的朋友。他們這些當差役的。能和知府知縣的兒子。在一桌上賭錢。在一家鴉片烟館子裏同抽大烟。面子上已覺有十分的光彩。何況見徐志驥同那兩個道台人家的少爺做朋友呢。自然要豔羨得到一百二十分。就中祇有徐志



驥的一個好友。看這兩個少年的神情之間。很有些兒納罕。但並不當面拆穿。這西洋鏡子。也隨着衆人附和一陣。當日散筵以後。時已二更。徐志驥便走進他妻子吳氏的房中。祇是搖着腦袋。皺着眉頭。……吳氏見徐志驥的神情有異。便伏在徐志驥的肩上。問他有甚麼心事。徐志驥不肯說。吳氏道。我的嘴是緊得很。我聽了你的話。不拘什麼人。想在我跟前探出一點口風。是絕對辦不到的。你有了心事。你心裏是煩悶得很。你不將這心事對我說出來。我也不歡喜。徐志驥向來是愛他這妻子的。又在新婚的時候。看他說話之間。是處處小心謹慎自己的心事。本不肯輕易說出的。但這時實在不忍瞞他。便咬着他的耳朵。把日間兩個少年慶壽的話。先對吳氏說了。又繼續向下說。道。你知他們兩個是什麼人呢。三年前我在徐州的時候。見他們兩人在野外的地方。都穿着叫化子的衣服。手裏各執着一枝小劍。面對面的嚎啕大哭起來。那兩點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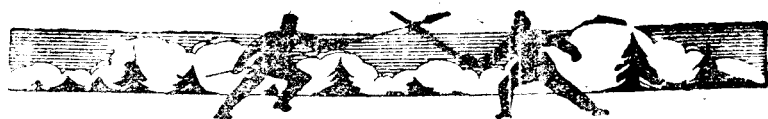
的紅淚。點點滴滴。洒在劍頭上。兩人痛哭的時候。見我在他們面前走去。便各揩抹了淚痕。一聲珍重。各自分別去了。像這般稀奇古怪的人物。我一見面就看出他們是江湘上的劍俠人物。今天是母親的壽辰。他們不知是怎樣的緣故。竟穿了這樣一身的漂亮衣服。備辦了八色大禮。給我母親拜壽。虧我這副眼珠子不錯。毋論他們是怎樣子化裝前來。我都認得他們來去的神情。詭譎不測。就怕這幾天子。我們的德州地方。難保不發生紅刀子案。若說他們是強盜。就看錯了人了。吳氏聽了。沉吟了一會。也附着徐志驤的耳朵說了一會。究竟吳氏對徐志驤說出些什麼來。且俟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石伯羣涼血騙好友 徐志驥仗義殺嬌妻

話說吳氏便絮絮說道。這話倒難斷定。你是個捕班的出身。雖然在府衙門裏辦活了許多的人和案子。陞做了捕頭。但論到隨身的武藝。有限得很。所捕的都是起碼的江湖朋友。我想那兩個少年的本領比你大。他們就要在這德州地方做案。怕你什麼。到你這裏打招呼。又有什麼用處。江湖上的俠盜很多。做强盜不能說他完全是個壞人。我也是捕頭人家的女兒。雖然沒有見過什麼俠盜。却也聽我父親說過的一望。就知他是個俠盜的固然很多。始終使人瞧不出馬腳的。也未常沒有。我們人家當捕頭的。受官府的壓迫。替官府做牛做馬。辦活了案件。賞些花紅。辦不活的案件。就要提心串胆。仔細這兩條腿子。爭比得一般俠盜。他們專驅使沒本領人。不受沒本領人的驅使。不見得一般俠



盜的人格卑污。誰也不能斷定有俠氣的人物。不做強盜。徐志驥道。我何常不想到這幾種關節。我敢說句大話。這兩人的路數。瞞過我一雙眼睛。就實在不易。我雖沒有捕過江湖上的俠盜。然而他們都干礙我這副眼睛。不好意思在我這地方行走。叫我面子上太過不去。但我看那兩人臉上的顏色。殺機已動。好像他們要在這地方報仇。又礙着我的面子。不便下手。他們胸中的隱恨。表面上雖極力遮掩。在我眼中總遮掩不來的。他們來的意思。一不是怕我。二不是恭維我。却暗暗的指點我。告訴我。一則顧全我的場面。二則表示他們有骨氣的人物。明人不做暗事。所以我和他們一見之下。就同多年的好友。久別重逢的樣子。去敷衍他們。各人心裏自有各人的路數罷了。吳氏又低聲問道。這事你打算怎樣辦呢。徐志驥道。後來我預備拿他們破案。毋論事實上是絕對辦不到的。我也不忍下他們的毒手。事情到了這般地步。沒有什麼十全的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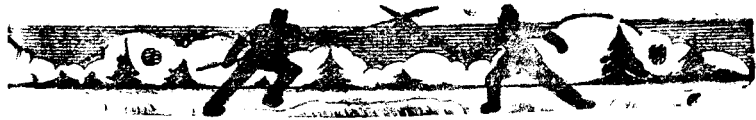


法。我祇好準備到衙門裏。當堂卸去這捕頭的差使。以後就遠走高飛。到別處去討生活。不再吃這碗把勢飯了。儘管他們在德州地方尋仇暗殺。就鬧出天大的禍來。也不干我的事。我就怕這差使是不易卸脫的。然而毋論如何。我也不必真個和他們做對了。夫妻兩人談論了一會。吳氏便伏在梳妝台上打磕。腕了。徐志驥仍在房中思量卸差的方法。這夜的月光。百步見人。推窗一看。那月色照在屋上。如積水空明。十分好看。忽然對面屋角上有兩條黑影閃了一閃。徐志驥凝神一望。望見兩個穿夜行衣靠的人。一個人手裏各拾着一顆石頭。千不是。萬不是。正是日間的兩個少年人物。向徐志驥點點頭。飛也似的去了。徐志驥暗暗的叫了一聲苦。又喚醒了吳氏。向他訴說一番。猛聽得有人把大門敲得連天價響。徐志驥忙走出房門。開門一看。有一個捕班走進門來。見面就叫了一聲徐大哥呀。不好了。不好了。本城王紳士老夫婦的人頭。都被強

盜割去了。這強盜好生了得。敢到虎窟裏殺起頭來。王紳士家被強盜劫去的金珠首飾。共值二三十萬。這王紳士的兒子。是當今四太子的朋友。你徐大哥是知道的。於今王家的人。坐在府衙裏要人頭。把個府太爺嚇的屁滾尿流。傳徐大哥去捉拿強盜呢。徐志驥聽了這話。又不禁愣了半嚮。便隨着那捕班見了德州知府許籜庵。跪在堂上。聽許籜庵的訓話。許籜庵便指着一個老夫子模樣的人。向徐志驥怒道。這是王公館裏的西席先生。王老先生老夫婦兩人。今夜被強盜暗殺了。那強盜還搜括公館裏的金珠首飾。一共有數十萬。於今本府限你三天的期限。若在三天之內。不能將兩個強盜拿辦到案。仔細你的狗腿便了。徐志驥見了許籜庵那種威風顯赫的樣子。不敢多說。靈啫連聲的退下去了。可憐徐志驥從此三日一大比。五日一小比。真比得體無完膚。走起路來。總是一步一拐的。像似生了什麼外症一般。老母嬌妻。都押到監裏受罪。



這天徐志驥受比回家，滿面流着眼淚。暗恨他們做俠盜的，殺了人，劫奪了人家的銀兩，就顧不得我們當捕頭的人家受這種活罪。還算得是什麼俠客。是什麼朋友。那王紳士公館裏吃保鏢飯的人，却也不少。他們平素都吹着牛皮。說他們自己的本領了得。他們公館裏的人被強盜殺了。金珠銀兩被強盜劫去了。他們沒有本領捉強盜。叫我這起碼會把勢的人。那裏能把強盜捕捉到案。這種案子。又不是弄幾個採花的小鬻馬。捉羊抵鹿。就可以敷衍過去的。府太爺又逼在我這兩條腿子上。要人。究竟這案子不是我做的。我的老母妻子有什麼大罪。他們也連帶的押到牢裏去。似這種暗無天日的世界。真正令人可恨。我做了二年的捕頭。始終不曾碰到這樣的俠盜。這樣的案件。我的命運。怎麼就這樣不濟。徐志驥越想越流淚。越恨越痛心。那眼淚便像酒甞子般滾了下來。忽見一個捕班走了進來。那捕班劈口就問徐大哥。這案子你可尋到



什麼線索嗎。徐志驥揩拭了眼淚。向那捕班一望。却是他的好友石伯羣。看他腿上也是比得十分狼狽。便隨口答道。那裏有什麼線索哩。莫非你已探訪到強盜的水落石出。你我都是患難的朋友。坐下來談談不妨。石伯羣道。我多早晚就想把肺腑的話。對你徐大哥說出來。又怕拆穿大哥的祕密。祇有些礙口不便說出。大哥。你不但是我的朋友。並且是我的恩人。我那時窮得精光光地。連換身的褲子都沒有。不是你大哥幫助我的錢鈔。提拔我吃公事飯。又替我做媒娶一房家眷。我那有遇到這般只愁富貴不愁貧的日子。大哥。我的心你是知道的。你有甚麼心事和我商量。我縱沒有力量幫助你。從沒有給你把事弄糟了。於今這裏又沒有第三個人。我敢問大哥一句話。前日老伯母的壽期大日。有兩個富家公子的人。到府上給老伯母拜壽。我見他們兩人的神情有異。就怕這王公館裏的案件。是他們兩人做的。徐志驥道。這是那裏的話。話




字方才說完。石伯羣抽身便走。徐志驥忙將他一把拉住。說我們還預備一齊出去辦案。你怎麼便走了。石伯羣道。大哥不把兄弟當人看待。大哥的祕密。可以瞞過別人。怎瞞過兄弟的眼睛。不瞞大哥說。那兩個強盜。已被兄弟帶到堂上去了。……旋說旋吹了一聲口哨。早有幾個捕班。一窩蜂的擁了進來。就有一個捕班。抖出一條鉄索。猛的向徐志驥頸上一套。徐志驥嚇的變了顏色。只不明白這強盜是如何捉法。沒奈何祇好隨着他們牽進了府衙。見許籛庵高坐在大堂上。那兩邊衙役。先前和徐志驥同吃這碗公事飯。多少總有一點私情。於今一個個却如狼似虎的。恨不能把徐志驥活吃下肚子去。那許籛庵更外是氣冲斗牛。劈口便向徐志驥喝道。混帳。本府待你不薄。你怎麼夥通大盜。你好好的供招出來。免教皮肉吃苦。徐志驥又恨又急。兀自叩頭分辯道。這是什麼話。小的何常與什麼大盜夥通。有什麼憑證。那強盜可曾誣扳小的嗎。就

這們欲上小的刑具。小的雖是當捕頭的。又何能做這無法無天的事。許籙庵聽了這話。氣得把驚堂一拍。說道。這東西犯了滔天的罪。胆敢當堂挺撞。說本府沒有憑證。你且看吧。本府來交代你一宗憑證。說着。便在一個粉板上。鬼畫符般畫了幾個字。急交入一個差役手裏。那差役去不多時。早牽上一個人來。當堂跪下。徐志驥猛然一看。心裏急得跳起來。原來這人不是別人。正是他同床共枕的那個吳氏。徐志驥兀自低着頭不說什麼。許籙庵便笑問吳氏道。你說徐志驥夥通大盜。他沒有和你當堂對質。胆敢公然狡賴。你且將他夥通的情形。從實說來。究竟他同那兩個大盜有什麼關係。吳氏回道。方才小婦人不是對大人稟過的麼。那兩個強盜同他是朋友。婆母的五十壽辰。兩個強盜都到小婦人家裏來。送上八色的大禮。替婆母拜壽。這些話。他和小婦人在房裏談說過的。那兩個強盜殺了人。劫了珠寶。夜裏還到小婦人房裏。向他打招呼。



這些話本當不說出來。但小婦人和婆母寄押在監，讓他一個人在外邊逍遙法外。小婦人爲婆母計，爲大人前程計。那兩個強盜已經捕捉到案。若不將他按律辦罪，一則將來要累及婆母，二則這德州地方難免不再發生人命盜案。……這一篇話說得許籜庵只是點頭。把個徐志驤直急得一根毛孔都暴出一粒汗珠來。不禁指着吳氏罵道：「這婊子說的什麼夢話！我幾時對你嚼這種蛆的？想你定和人有私情，就紅口白舌的在大人堂前誣賴我。想結果我的性命，許籜庵不待徐志驤說完，又把驚堂拍得連天價響，罵道：「這東西還是咆哮無禮。那兩個強盜到你家去給你娘拜壽，本屬衆目所視，衆手所覩。不待你妻子供出，在這裏的差役都知道的。本府把那兩個強盜提出來，給你認一認看。」旋說，旋又令衙役把錢楊二盜牽上來。不一會，鐵鎖鐐鐺，那錢楊二犯已牽到堂下。許籜庵照例要訊問一番。錢楊二人便向徐志驤說道：「徐大哥，好漢做



事須爽快些。既然你我同謀。也不必多說廢話。不要踟躕。咱們好一同去罷。徐志驥被錢楊二人一口咬定。兩邊的差役。又同時證明當日錢楊到徐家拜壽的話。任憑徐志驥有千百張口。千百張口裏。又生出千百個蓮花妙舌。要分辯也分辯不來。只得糊裏糊塗的。編出一段胡供。當堂印了螺記。許籀庵令將錢迺剛楊錫慶徐志驥三犯。分別收押。一面申詳上舉。一面把吳氏婆媳二人。發出衙門。我今且說吳氏當晚回到家中。很是歡天喜地。連徐志驥的母親。也信以為真。痛恨徐志驥不該把清水摻入渾水。丟盡徐家宗祖三代的面子。反望徐志驥早死早好。吳氏故意小心伏侍他的婆母。問茶伺水。比當初加倍慇懃。這晚吳氏兀自睡在房中。忽聽得有人將壁板敲了三下。……吳氏便知是石伯羣來了。蹣着睡鞋開了門。石伯羣便跳進門來。吳氏喜得眼笑眉開。捏着石伯羣的耳朵說道。你想來幹什麼呢。虧你這孝順兒子。這時候還趕來孝敬老



娘麼。石伯羣急隨手關了房門。這一關直關到五更雞唱的時候。石伯羣從甜適的夢境裏驚醒過來。偶然覺得有些血腥氣味。很是吃驚不小。連忙點燈一看。這一看。把石伯羣驚得從被窩裏直跳起來。看枕邊的血跡淋漓。那吳氏的一顆粉頭。已和他本身脫離了關係。自家臉上也染了許多的血污。又看對面一把穿衣鏡上。寫着『殺人者徐志驥也』七個大字。石伯羣便驚得呆了半嚮。才從茶壺裏倒下半壺茶來。洗去身上臉上的血跡。兀自出了房門。仍由以前跳進的那座低簷跳了出去。很是提心串胆回家換過了衣服。天光已亮。便到府衙裏聽差。却聽得那兩個強盜。在昨夜三更的時候。已和徐志驥翻出了牢獄。徐志驥的妻舅吳肇仁。已趕到衙裏喊冤。那徐志驥的娘也不見了。把個許籜庵驚的手足無措。連日申詳到省。通緝這三個凶犯。那裏能緝獄到案哩。到頭來祇落得個革職緩刑的罪。回家去做紳士了。我今單說那錢迺剛楊錫慶



第十二回 石伯羣涼血騙好友 徐志驥仗義殺嬌妻

二四

兩人因何事暗殺王紳士家的夫婦。復因何事到徐家拜壽。如何被官裏捉住。如何翻出牢監。救脫了徐志驥。徐志驥如何殺了吳氏。獨留石伯羣一人。這其中的許多悶葫蘆。尙須一齊打破。連帶敘入盜刀結義的事實上去。使諸君見了不致悶破肚子。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十三回

寸髮不留奇童遭慘報 單刀直入小俠陷機關

話說楊錫慶是江西建昌楊德武的兒子。楊德武的本領知道的人很多。究竟本領好到什麼程度。建昌人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相傳楊錫慶在十五歲的時候。家學淵源。武術上也很有根底。建昌人感激楊德武好處的。都說楊錫慶將來的成就。定在楊德武之上。楊錫慶的兄弟楊錫甲。比楊錫慶小五歲。體質不及乃兄。性格却十分古怪。崑崙喜歡看一般劍俠的小說。上畫圖。看畫圖上所繪的俠義人物。大半都是紮着青布包頭。背後都沒有拖着一條辮子。心裏很是詫異。這一日恰好見自家的母親。拿着一把梳子。替他父親梳理辮髮。楊錫甲便問這辮子放在頭上。像個什麼樣子。爺是一個劍俠人物。要這辮子有什麼用處。爺拖着這辮子。那裏比得上畫圖上的俠劍人物。這些話雖然是楊錫



甲的一時疑問。本沒有含有忿恨的隱衷在內。却一句句都打入楊德武的心坎。眼見房裏沒有別人。便接著楊錫甲說道。乖乖。你這小小的年紀。知道些什麼。爺若不保全這一條辮子。除非去做和尚。道士。爺的性命就早已結果。腳胛骨可翻出來打鼓了。你曉得當初就爲這辮子的緣故。殺死的人正不知有多少萬數哩。楊錫甲翻起兩個圓彪彪的眼睛。很詫異的問道。這是什麼話。爺不說出來。我就吃不下飯去。請我爺把這其中的頑意見講給我聽。不要把我的肚腸子都悶壞了。楊德武道。遲早要把這個緣故告給你的。因你的年紀尚小怕。你在外面胡七道八的亂說出來。那麼你就犯了砍頭的罪。楊錫甲道。這句話出在爺的嘴裏。聽在我的耳朵裏發誓我不向第二個人說。爺是疼我的。尚請快些兒講給我聽。楊德武尚未回答。楊夫人卽插口說道。其初滿人未曾把我們漢人的江山佔奪過去。我們漢人中的男子。沒有一個拖着辮子。這辮




子是滿人傳染下來的。在滿人入關的時候。本來他們滿人都拖著辮子。說我們漢人是他們滿人的奴才。做奴才的。總須要順從主人的服裝。就逼著我們漢人留着辮子。其時有許多不肯留辮子的人。就被滿人捉到官裏砍頭。最苦的是江陰城裏的士民人等。他們都情願砍頭。却不肯低落人格。留下這條辮子。結果被滿人把江陰的人。男的用刀砍頭。女的帶到營裏奸殺。一城的人。沒有赦免了一個。這些話你哥哥也知道的。你爺也常要削去這條辮子去做和尚。祇割捨不下你們這兩塊肉。不做和尚。若除去這條辮子。被人看出來就要砍頭。你若把娘的話告訴別人。砍頭的罪雖辦不到。不說出來是穩當些。楊錫甲聽畢。那兩箇小眼珠子。頓時紅赤起來。便掙脫出他父親的懷裏。兀的拍着大腿叫道。照這樣子講起來。這些囚娘養的滿人。不但是我們的仇人。還是我們祖宗的仇人。砍頭怕什麼。這辮子是萬萬拖不得的。放著我楊錫甲不死。有



一天子我憑着這一把刀一枝劍同那些囚娘養的算帳……楊德武老夫歸聽了這些大逆不道的話嚇得把舌頭伸出來。楊德武慌忙掩着他的嘴說我吩咐你不用亂說。怎麼違背我的教訓呢。楊錫甲氣道與其留下這條辮子活現形。倒不如砍了頭還爽利呢。從此以後。楊錫甲便寸髮不留的剃得像個光頭的小沙灘。楊德武夫婦都籠絡不來。反說他的身體不大強壯。不替他留辮子。準備把他送到千佛庵裏去做和尚。却暗地裏叮囑他有話放在肚子裏。悶不殺的說出來。將來就沒有報仇的希望了。楊錫甲也祇好勉強聽受。楊錫甲是這樣性情的人。終日在建昌城裏橫衝直撞。身邊沒有錢用。到當舖裏當過草鞋。黑夜慳入冷知縣房裏出恭。威逼冷知縣太太給他揩屁股。似此癡瘋狂蕩。都是殺身惹禍的階梯。楊德武夫婦見他在城裏鬧得不像個話。說他不聽。罵他不受。打他又打不改。沒有法子。就將他鎖起來。看他稍有悔心。也祇好仍



替他開鎖。後來他在城裏被冷知縣將他捉住。喝問他爲甚麼侮辱太太。他說你太太做婊子的時候。曾給你揩過屁股。難道就不配替我揩屁股麼。你得了恆通當典一千串錢。興出什麼月不過三。什麼存箱貼水的例子來。當當的人都得了九七數目的毛錢。贖當的人。都要出十足的大錢去贖。你拿了這一千串錢。就娶了這個婊子。我也拿一雙草鞋。硬當他一串錢。就不配找婊子打茶圍嗎。你看那婊子的房裏。可多了一串錢。沒有回來再細細問我。在這種無法無天的世界。你仗着是做的滿人的官。欺侮我們漢人中的小百姓。拖着毡子像個尾巴。一般在堂上做起大人物來。我連一條辮子都不肯留下。情願砍頭。也不屑做滿人的奴才。你有本事。將我擲出砍了。我有本事。就先給你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再反了兵馬。去殺那北京的皇帝老子……冷知縣聽他這一派南腔北調的話。氣得像個猴子。兩邊衙役。和堂下看訊案的人。都在那裏伸



頭咋舌。罰咒不曾見過這樣的小孩子。會說出這些欺辱君上的話。再看他仍是嬉笑無常。信口開河的亂說一陣。冷知縣待要把他送到上峯的衙門勘問。怕他又亂說一陣。再把那把柄說出來。須與自己的前程方面大有干得。待要放他出衙。又實在有些棘手。這口氣又如何嚥得下去。便把他在堂下活活的拷死。一面舞文弄墨的申詳上憲。一面差人去捉楊德武全家。豈知楊德武早已得到這樣的風聲。一家三口溜之大吉。楊德武連夜又到冷知縣上房內。暗殺了冷知縣。留下姓名。那楊錫甲屍首。早被差役們拖到郊外草葬。楊德武死了這個兒子。神經上很受了無窮的打擊。像楊錫甲這般人物。雖然性格上嬌枉過甚。然而雪仇嫉惡的熱度。已到了一百二十分。楊德武平時拘管他的時候。越是拘管得緊。心裏越覺難過。越覺自家沒有人格。算不了個亂世英雄。于今一路逃到廣西。就在都陽山圓通廟裏做了道士。老道士死了。這圓通廟便




歸楊德武住持。楊德武一家三口。住在圓通廟裏。崑行交結天下的英雄。暗舉大事。表面上却不肯露出絲毫的痕跡。有時在別省地方。物色英雄。也做了不少的俠義勾當。就中却怒惱了江湖上的許多害馬。想轉楊德武的念頭。毋如楊德武的父子。本領了得。廟裏又設下許多的機關。却不便輕易下手。那時楊德武因福建西溪有個英雄。喚做鉄菩薩薛飛熊。的確在江湖上有點聲望。楊德武雖和薛飛熊沒有會過一次。然而他們是同道中的朋友。提起姓名來。彼此都還曉得。楊德武很願拉薛飛熊共舉大事。這時楊錫慶的本領。已下苦功。苦煉了十個年頭。火候也十分老到。足以看守自家的門戶。不怕人前來下他的手。楊德武便將廟中的事。令楊錫慶暫且管理。自己借着雲遊的題目。到福建西溪去拜訪薛飛熊。一路探問到薛飛熊的所在。這薛飛熊原在西溪鄉下耕田爲業。住的是茅舍竹籬。十來間矮屋。楊德武到薛飛熊村上的時候。日光



已落。天邊已捧出一輪皓月。照在地上。如鋪了一層濃霜。薛飛熊家裏養一條
鬚毛的大黑狗。日間鎖在圈裏。夜裏就放出來。這黑狗又是凶猛。又是靈警。不
拘什麼人。在夜裏到薛飛熊莊上來。總被這黑狗咬得心驚胆怕。究竟薛村周
圍的人。又沒有一個吃這黑狗咬傷。楊德武不曾聽說薛飛熊家養着這條狗。
却坦然無事般的走到場上。不防備那狗平空躡了出來。把前蹄向上一撲。就
撲在楊德武的衣領上。楊德武的手脚是何等的矯捷。逞勢用手在黑狗頭上
一拍。那黑狗狂吠一聲。早已直挺挺倒在地上。像似死了的一般。楊德武正要
走近幾步。忽然從屋上閃下一人。竟似飛將軍從天而降。那人舞起一枝劍來。
劈口向楊德武喝道。那裏走。……楊德武早見這人約摸不到二十歲的模樣。
穿着一身的青布襖褲。來勢非常凶猛。便也從身邊抽出一枝劍來。向前迎敵。
那知才一交手。即覺得不對。那人的劍法。分上九路中九路下九路。左右各二



十七路。前後舞動。共計是一百單八路。竟與自家的盤龍劍法。是一般的門徑。一時又是害怕。又是狐疑。害怕的是怕自家的劍法。萬一有了疏虞。敵不住他。就此惹得江湖上人聽了笑話。狐疑的是疑薛飛熊家。不曾聽說有這們一個兒子。這後生的劍法如此。那薛飛熊的本領。加倍要比自家高。祇得抖擻精神。與那人周旋應付。兩個劍尖。恰合碰個正着。楊德武把手使臂臂使指內功。運足在劍尖上。那人的劍尖上。也像運足了這類功夫。楊德武的劍。不能轉動絲毫。那人的劍。也不能展進分寸。兩隻劍再也解拆不開。猛見得門內走出一個老人來。將兩人的劍尖格開。笑道。怎麼一家子人都殺到一處來了。旋說旋請楊德武進內說話。楊德武在月光之下。看老人的神情模樣。便估着是薛飛熊無疑了。遂急忙進前見禮。那人即用手在黑狗左邊嘴巴上。打了幾下。又在右邊嘴巴上。打了幾下。說也奇怪。那狗登時又咆哮起來。但見他主人和楊德武



表示十分親熱的樣子。便搖着尾巴。隨着他們進門去了。薛飛熊將楊德武延之上座。各自問訊一番。才知這後生姓馮名劍南。南平人氏。是薛飛熊的女婿。馮劍南父親。喚做馮士麻。是朱獨臂的徒弟。同楊德武是一門的傳授。大家敘述了一番。薛飛熊哈哈道。我說是一家子人。殺到一處來。你們的劍子比得有趣。我這眼珠也看得有趣……大家正在傾談的時候。忽聽得一聲犬吠。馮燕南監目而視。側耳而聽。急忙躡出門來。喝退了黑狗。即見一人驚皇失措的跑來說道。不得了。不得了。我家的姊夫。已失陷在竹林寺了……楊德武看那人也是一位會把勢人的少年模樣。待要問其所以。那人又繼續說道。這竹林寺裏開光和尚。半夜三更到我們莊上來。劫去崔寡婦家的女兒。崔乳燕。崔寡婦因這開光和尚。原是鑲紅旗人在。官裏很有一點面子。打官司是打不過他。祇是眼淚鼻涕的哭到我家裏來。求我姊夫替他設法。我姊夫正恨這個禿驢。



做了三元會的首領。興妖作怪。到處謠言惑衆。騙人銀錢。奸人婦女。又在竹林寺裏造下一座銷魂地獄。在別省地方弄些年輕貌美的姑娘。都藏在那銷魂地獄裏。左擁右抱。給他真個銷魂。外邊的人知道的很少。我家姊夫久已要找他了。祇有些畏懼不敢下手。眼看這和尚又鬧到眼前來了。加之崔寡婦又再四央告。便觸動了豪俠的心腸。也不顧自家生命上的危險。提了一柄劍。達夜趕到竹林寺裏。沒有回來。今晚宏光和尚。把崔寡婦女兒的一雙鞋子送到崔寡婦家中。說我家姊夫已陷入他那座銷魂地獄旁邊的血花洞機關以內。威逼崔寡婦限三天以內。到竹林寺裏勸乳燕順從了他。便萬事干休。萬一遲疑不去。就得把乳燕架在飛仙床上。活活好死。把屍首送來做個憑證。崔寡婦兒和尚去了。便來告知我姊弟二人。依我姊姊當時的主見。就要使起性子。準備前去同和尚拚却這條性命。因我勸止他不用鹵莽。且到老伯這裏請示辦



第十三回 寸髮不留奇童遭慘報 單刀直入小俠陷機關

三六

法薛飛熊聽了。只氣得毛髮直豎。手裏正拿着一隻茶杯。只聽得撲的一聲。薛飛熊用手在桌上拍了一下。那隻茶杯已打得粉碎。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十四回

薛雲娘飛劍殺頭陀 楊錫慶徒手入王府

話說薛飛熊當時便拍案罵道。我早知這禿賊是個害馬。處處防範他。黑夜前來。有不軌的行動。適才南兒那般得罪楊老教師的緣故。就因一時的誤會。疑惑老教師是那禿賊派來的人。那賊禿是怕我的。曉得這西漢地方有我這一個人。怕我却不敢輕易來下我的手。我又是怕賊禿那寺裏的機關厲害。也不肯輕易去落他的羅網。並常勸錢虎兒和珠珠兩個孩子。只須俟那賊禿出來。和他拚一死戰。不可因一時的火性。輕易到那竹林寺裏上他的圈套。於今虎兒已經失陷機關。珠兒的性格。我是知道的。虎兒有了不測。那珠兒必然奮不顧身。那怕前面有虎刀山。他也要去闖一闖。這件事鬧出來。我若不親自出馬。冒險上山去救錢虎兒。那麼我死了到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我的死友荀



建祿哩……說至此。又問那少年道。炳兒不用驚憂事情到了這一步。祇好令我南兒看守本營。這位楊老教師是我們自己人。我請他去幫我一臂之力。這件事人多了固不干得。人少了也辦不來。祇須我一人前去。右楊老教師和雲兒在那裏看風。斷不至於吃那賊禿一網打盡。我就失足吃賊禿殺死。却不愁沒有替我報仇的人。薛飛熊一面說。一面向裏面喚了一聲雲娘。却不聽見有人答應。薛飛熊好生驚訝。忙到裏面看個明白。那裏有個薛雲娘哩。原來雲娘就是馮燕南的結髮妻子。和荀建祿的兒子荀炳。女兒荀珠。都是他結義的姊妹。雲娘在屏門後面。一眼見荀炳到來。訴說他姊夫錢迺剛失陷在竹林寺裏。滿心想走出來問說一番。就得着楊德武在座。不敢冒昧。又怕自家父親。仍然抱守穩健的主義。不肯進竹林寺一步。便悄悄溜出後門。飛也似的直撲荀家村來。這荀家村離薛家村祇有二十里路。那雲娘約走有一會功夫。便到了



荀家村上。忽然看見珠珠。同一個和尚。在屋上廝殺。雲娘來的意思。就想偕同珠珠到竹林寺裏去救出迺剛乳燕兩人。殺了那個和尚。却不料開光今夜到來。窺探荀家的動靜。被荀珠珠察覺了。兩人就到屋上廝殺起來。論珠珠的刀法。也算得一位兒女英雄。在他這把刀下。也不知殺過許多江湖上的害羣之馬。不知怎麼緣故。於今被開光的一把刀緊緊逼住。看看不能招架。那開光又口念真言。喝一聲疾……祇見有無數的人馬。從空中殺來。珠珠便吃驚不小。忽然空中的人馬紛紛落下。即見一道白光。向開光頂梁上一罩。只聽得噍吱一聲。那開光的一個禿頭。已砍成了兩半個。屍首便從屋上滾下來。那些人馬已修的不知去向。一回頭見雲娘已到屋上。手裏正擊着一枝五寸長的二寸寬小劍。在月光之下。越發見那枝小劍寒光閃閃。如一道白虹般。兩人說明了緣故。珠珠才知雲娘黑夜前來。約他同去救出迺剛和乳燕二人。無意中助珠



珠一陣見珠珠敵開光不過。又怕開光用妖法傷他。便把這劍脫手而出。這件喚做秋風薙葉劍。劍光到處。能在二十步外取人首級。就這們毫不費力的殺了開光和尙。珠珠挽着雲娘。把開光的屍首拖到郊外喂狗。便回到自家的房裏。各換了一套飛行的衣靠。這飛行的衣靠有兩種的顏色。在月光星光之下。都利用灰色。在黑夜不見天的時候。却利用黑色。他們這衣靠是用絹布做成的。穿在身上。前胸兩旁有碗口大的地方。都隆然而起。後胸是緊窄窄的衣袖及腰。都非常疲小。胸中間及袖口上都排着一例的密扣。褲襠褲脚上也有密扣。褲腰放在上衣外面。把那五寸長三寸寬的腰帶。在腰間繫了兩道。結結實實的緊扣起來。褲脚紐扣。先是不會扣的。直等他似換了軟皮靴兒。用褲帶繫好靴桶。連後才扣了褲脚上的紐扣。竟像似靴子連住了褲子。這衣靠是他們女人用的。乳際必須稍高一些。褲襠裏要用密扣。把瘦窄的內衣扣緊了。如果



和人動起手來。才不至萬一岔開了褲襠。惹人笑話。但是男人的衣靠。便用不着這樣花式的了。還有許多的飛行家也。有用紅紅綠綠的飛行衣靠。這是江湖上人特別的符號。不在此例。也有不穿飛行衣靠的。這也是飛行的功夫好到極處。像開光就是一個不穿飛行衣靠的人。他的飛行功夫。甚是了得。開光生有神力。喜歡練武。因訪到福建西溪佛嶺山竹林禪寺的四空和尚。是當代的武術大家。但四空和尚的武術。不肯傷人。非得這人肯落髮出家。受他的清規。還看這人也造就的根柢。才肯把武術授給他。所以四空很有了一把的年紀。却沒有收過一個徒弟。但因開光的根柢很好。又薙髮做了和尚。很喜歡的收開光做徒弟。傾心的教給他種種少林的外功。三峯的內功。省得死了把武術帶到棺材裏去。開光隨四空苦練了四年。四空所有的武術。都傳給了開光。忽然覺得開光有些。不守清規起來。不是去做幾回買賣。就是去採幾朵花枝。



把個四空和尚。氣得發昏。章第十二。眼看開光的本領。和自己差不多。壯年人的氣力比老年大。勸他是沒有用處。打他又怕打不過他。就這們氣的得了鼓漲病。歸真返本。回到他西方極樂的世界去了。開光打從四空逝去以後。格外肆無忌憚。他的本領是好的了不得。尤以飛行功夫最爲擅場。在那練習飛行功的時候。四空和尚指點他。把週身的氣力。一大半集中在兩隻膀子上。留一小半看守本營。慢慢地飛起來。四空和尚常說燕子會飛。雞鴨飛不高。以及人不會飛的緣故。都因燕子身輕翅薄。雞鴨身重翅厚。輕人的兩隻膀子。也同禽類的翅膊差不多。不過腿高身子重。膀子生得又比腿細。比身子細。要飛如何會飛得起來。若把膀子上的活力運足了。便有一飛沖天的能耐。開光依着四空的言語練習。起初飛得不高。也不能飛遠。漸久精通純熟。能在一小時間飛五百里路。開光有這飛行的本領。所以夜間飛到別省去採花。做買賣。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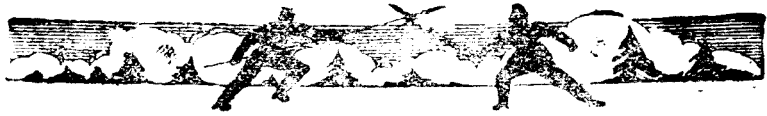
夜間飛回寺中。原不算一回話。於今四空已經圓寂。又利用那時三元教中的種種邪術。很認識教中幾個頭腦。就此又學會了種種與妖作怪的邪術。在三元教裏做一個首領。那時神權的魔力極大。連官府中人都把三元教中的頭腦看做天神菩薩般一樣敬重。並且這開光又是個鑲紅旗人。雍正皇帝的胞弟允祚五王爺。又和他要好。開光在竹林寺裏造下許多的機關。都是允祚遣名匠替他造成的。開光在那銷魂地獄裏。和一般妖僧銷魂作樂。已造下彌天的罪案。恰又在日間看見崔大寡婦和乳燕伏在一座新墳上。放聲大哭。開光看乳燕那般淚流滿面的愁態美。千個裏也挑不出一個來。日間不便下手。夜間獨自飛到崔家。看乳燕和他娘在一張床上同睡。就把乳燕從被窩裏拖出來。捆在懷裏。崔大寡婦見他那般虎狼似的樣子。大氣也不敢呵一聲兒。也祇好看着他把乳燕劫去。才穿起衣服。到荀家來求錢。迺剛替他設法。當夜錢迺



剛飛至竹林寺下。見寺門已經關了。便由後門輕輕躡進。恰好沒有見到一人。不敢在地下胡亂行走。怕躡中了機關。便在牆上向前扒去。忽的砉然一聲。那牆壁就像天旋地轉般的轉動起來。好像自家平空掉下一個水洞裏。那洞裏安放着一盞明燈。看見滿洞都是血水。那一般臭氣。衝人鼻孔。比什麼臭氣都難當。才知道自家已失陷在血花洞裏。也只得束手待斃。却沒有法子。能出這血花洞一步了。其時開光適在銷魂地獄。威逼着乳燕宴飽償他的獸慾。但乳燕有一個要求。必須和他母親會面一次。方才聽憑開光爲所欲爲。開光也祇得忍氣似的。準許他的要求。忽覺血花洞裏的機關作響。開光忙令一個知客僧前去看視。那知客僧是認識錢迺剛的。回來稟告一番。開光聽了便笑了一聲道。這不是拿着雞卵碰石頭麼。看這東西有什麼本領。能飛出這血花洞去。……那知客僧道。這東西的胆量。也就可觀。我看他的本領。不見得比那建昌




楊錫慶高。……開光道。是什麼楊錫慶。我耳朵裏沒有聽過有這們一個人物。……那知客僧道。說起這個人。那北京的永祚五王爺。還受過他的教訓。那時我在五王爺府裏。是知道有這們一回事的。五王爺因這是自家丟臉的事。不曾告給你老人家。並囑我不要把這事在外邊說出來。給人笑話。五王爺有個兔崽子。喚做什麼吳順。五王爺那夜沒有這崽子同睡。那一夜便睡不着。這崽子既得了五王爺的寵幸。驕橫的了不得。有人怒惱了五王爺。只須賄囑這崽子。在五王爺跟前撒一回嬌。那人的前程性命就靠得住了。那天有一個江湖上賣拳的女子。到這崽子跟前打招呼。要在北京城外賣藝。這崽子因賣藝的女子。年紀在十六七歲。很有七八分動人的姿色。就想拿他尋一回開心。看他在城外賣藝的時候。四圍擠滿了人山人海。都誇贊女子的拳術要得好看。不惜成千成百的捨錢。那女子越發要得高興。忽然這崽子從人叢裏擠進來。要



和女子較量幾手。那女子看他這般弱不經風的樣子。又是五王爺前一個紅人。那裏敢和他較量。怒惱了他。豈是要的。便抱着一對粉拳。向他拱一拱手。連說幾個不敢。這崽子搖頭晃腦的笑道。比武藝怕什麼。大家拳腳上留點情分。就不妨事了。你若打倒了我。我送你三千串錢。我若打倒了你。就娶你做老婆。那女子紅了臉。看這崽子生得粉裝玉琢似的。不免有些動心。便向這崽子也了一眼道。要錢不敢當……兩人就此動起手來。這崽子對於拳腳的功夫。本是個嫡親的門外漢。不知怎麼緣故。才一合。那女子便吃這崽子打倒了。這崽子打倒了他。趁勢伏在他的身上。括着他的鼻子羞道。好不要臉的下流貨。你這身體。只值三千串錢。你這下流貨。給我尊夫人拾鞋子也不要哩。那女子才知上了他的大當。在這衆目昭彰之下。又受他這般的侮辱。登時羞極憤生。也顧不得以後的禍福。猛的在這崽子腰眼裏一拳打下。打得那崽子怪叫起來。



就中有五王爺府裏許多健僕。一個個如狼似虎般將。女子扭到王府裏去。那
崽子見了五王爺。哭得同淚人般。五王爺把這崽子的衣服。解開一看。傷勢並
不沉重。略吃些傷藥就好了。那崽子還撒乖美嬌的。求五王把這女子送到縣
衙門裏監禁。五王爺欲遂這崽子的歡心。何惜一個賣藝的女子。就聽受這崽
子的要求。把女子送到縣衙門裏永遠監禁。不知這消息怎麼會傳到楊錫慶
的耳中。想必楊錫慶也親眼看見這崽子戲辱賣藝的女子一回事的。這夜五
王爺正撫摩那崽子的傷痕。好生憐惜。忽然一個武裝的少年。如飛而至。兩邊
戈什哈見勢頭不對。怕這少年前來行刺。一個個舞動刀劍。齊向這少年擡去。
說也奇怪。這少年的一身皮肉。比金子石頭還堅硬。五王爺見這少年是個空
手。沒有帶着兵器。又見戈什哈把刀劍砍在他身上。臉上。却沒有傷他分毫。很
是驚詫。萬分。這時候那少年已躡進一步。一個順手牽羊。撈住五王爺的辮髮。



五王爺一面令戈什哈退去。一面向那少年問道。你是誰……誰……誰。那人便低聲喝道。入娘賊。你不認得老子惠陽楊錫慶。老子却認得你這炙手可熱自大爲王的人娘賊。人家賣藝的女子。與你何仇。你偏要拍這崽子的馬屁。將人家送到縣衙裏去監禁。依老子使起性子。就得把你們這兩個入娘的一拳打死。識相些快快把人家女子放出來。老子也不用和你多說廢話。如果不聽老子的教訓。老子今天走了。明天又來。明天不來。後天也叫你死在老子手裏……楊錫慶這一番舉動。只嚇得五王爺縮頭不迭。再仔細一望。那楊錫慶已不見了。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十五回

爭妍取媚起宦海波濤 檻鳳囚鸞嘗鐵窗風味


話說開光聽到這裏。便向下問道。後來五王爺是怎麼辦呢。知客僧道。五王爺見那楊錫慶走了。才將一縷真魂。收轉到腔子裏去。這兒崽子也是親眼看見。楊錫慶那般令人害怕的樣子。不待五王爺示下。轉向五王爺道。王爺若不應受那東西的要求。那東西當然有最後的手段施行出來。妨礙王爺和奴才的性命。那東西是下流人。不值錢的性命。算得什麼。王爺又何必和他要拚却性命呢。五王爺道。你懂得什麼。那東西的性命。豈是一文不值。本王貴爲御弟。連聖上都拘管不來。所怕的就是這些無法無天的東西。看他那舉動之間。視你我二人的性命。直同兒戲。於今祇好把賣藝的女子放出來。本王且問他和那東西有沒有什麼關係。旋說旋發出一枝令箭。派一名戈什哈。把賣藝的女子



提到王府。不一會。那戈什哈已將女子提到五王爺面前。五王爺看那女子身上還上着鐐扣。忙向兩邊戈什哈吆喝道。你們這些囚攘。還不將這孩子身上的刑具。除下來。還了得麼。戈什哈答應一聲。已將那女子鐐扣除掉。弄得那女子驚喜無定。莫名其妙。土地堂五王爺隨喝退衆人。親自把那女子拉在一張椅子上坐定。五王爺笑着說道。本王聽左右人一面之詞。誤將你這孩子收禁縣獄。事後細想起來。實在慚愧得很。今夜放你出來。沒有別事。因爲昨日有個好漢。年紀不到二十歲。到孤王府裏來。這好漢喚做什麼楊錫慶。是江西建昌人氏。問你可和這楊錫慶是否親戚。知道他是那一路上的朋友。那女子見五王爺對他的神情之間。甚是殷懃。便向五王爺回道。是什麼楊錫慶。小女子並不認識他。祇知道江西建昌有一個楊德武。因爲暗殺建昌冷知縣。父子亡命江西。很在江湖上做些俠義的勾當。江湖上人提起楊德武來。知道的很多。那楊



錫慶想必就是楊德武的兒子了。五王爺聽畢，思索了半嚮，沒有話說。連夜把那女子放出王府，還送他五十兩算條金，勸他以後不用吃這碗把勢飯。那女子喜得什麼似的，叩頭謝賞，竟如嬌鳥脫樊籠般兀自去了。王府裏出了這一件事，如何瞞過府中衆人的耳目。毋如五王爺已吩咐在先，誰肯在外邊人說出來。這些話是告給你老人家的，換一個人我就不說了。開光道說起楊德武這個人，我也曉得。不過他是不認識我的。那一回，楊德武路過湖南新化地方，這地方有十三條好漢，映成黨羽。在那裏很做些殺人放火的勾當。周圍的百姓，提着那十三條好漢，沒有個不誠惶誠恐。任憑那十三條好漢爲所欲爲。其時適有一般好漢在一座圍場上要刀。那楊德武也擠在圍場裏瞧熱鬧。一般好漢各舞着一把單刀，在場裏比試着。倒也要得十分好看，就惹得一衆的小嚮馬都脫口喝出一聲彩來。就有一個好漢，喚做玉面虎孫士鷗，他要得正



十分高興。見衆人喝出一陣的彩聲。露出很得意的樣子來。兀自仰天笑道。可惜我們弟兄都屈服在這小小的地方。再休想有出頭的日子。我們的刀法。不是我孫士颺信口胡吹。敢說大話。憑着我們兄弟的刀法。休說做這個買賣。從沒有遇過一個勁敵。就使衆人曬出一聲彩來。要是我們仗這把刀南征北戰。一個個都做了開國的功臣。不知要值得許多的英雄。替我們喝彩呢。孫士颺說到這裏。便把那刀舞得潑風也似的。只分不出什麼刀兒人兒。衆鬻馬又一窩蜂似的拍着巴掌。喝起彩來。楊德武便擠進了一步。指着孫士颺哈哈笑道。你聽這陣彩。可是喝得放屁似的一樣響。……你這刀法。太沒有味兒。就惹得放狗屁的東西在這裏喝彩。……那般小鬻馬聽了。一個個心頭火起。要打楊德武。却被孫士颺及一衆好漢一聲喝住。孫士颺便收了刀法。向楊德武冷笑道。瞧你這廝不出。你敢和我比試麼。楊德武搖頭笑道。什麼比試。馮倒是我心



中頂喜歡的事。但看你這個樣子太不行。我和你且試試看。我是個四十開的人了。你就敗在我手。終要笑你不成。孫士颺聽了。又氣又急。看楊德武身邊沒有帶着兵器。忙從一個小鬍馬手中搶一把刀給楊德武。楊德武笑道。這把刀一使勁就折了。叫我如何使法……說着。便把刀在手略使勁抖了幾抖。那把刀已割然一聲。被楊德武抖折了。却不慌不忙。仍將那把刀在手裏揉搓了幾下。却搓成一塊鐵餅。衆好漢看到這裏。一個個都嚇的伸頭咋舌。孫士颺更是點頭讚服。不敢和楊德武比試了。大家團團圍攏過來。問過楊德武的名姓。請楊德武入夥做首領。楊德武那肯答應。就勸他們改邪歸正。誰知楊德武一離開新化。他們仍舊做這沒本錢的買賣了。這件事知道的人很多。我看楊德武的內外功夫。也還了得。但他的功夫愈好。愈不能耐久。這也是會把勢人的通病。祇可以在捉對廝殺的時候。能到得勝利的結果。要在這兩軍陣前。大槍大



載的鑿戰起來。他們就沒有這本領能決戰下去。像我這寺裏的機關。他們更不易跨進一步。開光知客僧談論一會。便在這銷魂地獄裏。選擇一個縹緲的小姑娘。結他們的歡喜緣。第二天開光憶及正經。要把崔大寡婦劫來。但乳燕的意思。必須他母親自己前來。才肯答應這一件事。開光不忍違拗他。連夜到崔大寡婦家裏。做出那麼一個圈套。那知崔大寡婦並不曾來。開光疑惑是荀珠珠從中作怪。便要去探聽一番。恰被一個個粉紅黛綠的女子。將開光包圍定了。他們這許多的女子。一半也是名門的閨秀。很知道三貞九烈的道理。守身如玉。不肯稍有踰閑悖理的行爲。但是被開光弄到這裏來。拿勢力威脅他們。用心機引誘他們。他們身體是寶貴的。拿性命來比較。這身體也就一文不值了。眼見這銷魂地獄裏一般受寵幸的女子。這個穿的綾羅遍體。那個又戴着珠翠滿頭。都過着十分寫意的日子。何況這當中。有的做了女宰相。有的



做了女尙書。有的做了女侍郎。女主考。女元帥。連丫環侍女。都是女知府。女知縣的班子。這是開光特別編出新官制度來。厚待他們女孩兒的。一般女孩兒家的心裏。都希望他未婚夫是狀元。是宰相。他們得到了將來的誥封一品夫人。二品夫人。那怕他丈夫在背地裏什麼齷齪的事。都幹得出來。他們已覺是十分的榮幸。做夢不打算自家也有做女宰相。女尙書的日子。他們每天爭妍取媚似的。陪開光辦了幾次的例行公事。就打天九鬥葉子戲的消遣着。已算是他們宰相尙書的職責攸關。那開光的志願很大。他對一般女宰相。女尙書說。日後在北京金鸞殿上做起大皇帝來。當替你們這些沒有卵子的人。吐一口氣。做官的人。一例都用女子。澎漲你們的女權。提高你們女界的幸福。好造出破天荒的一個女子世界出來。那些女子總希望開光的夢話成了事實。休說日後他們女子都出了風頭。能夠奴視一般的男子。就單論於今在這銷魂



地獄。朝朝雲雨。夜夜巫山。一般的也對着開光皇帝。三呼萬歲。口稱奴才起來。這又是尋常做官夢得官迷病的男子。所絕對辦不到的。這種福也就夠他們享受的了。所以一般的名門閨秀。失陷在這銷魂地獄裏。耳濡目染。漸漸把一顆純潔的心。有些糳糳糊糊起來。他們在深閨做姑娘的時候。信得過自家是個守身的閨秀。又暗暗罵一般的妖姬蕩婦。容易給人家破了身子。我只說他們不曾覈得着失身的資格。一有了失身資格。他們也就不愛惜這身子了。這種議論。雖然近於苛刻。確有顛撲不破的理由在內。古語說得好。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這銷魂地獄裏的女子。像漢朝孔光。蔡邕的一般人物。着實不少。單說其中有一個女宰相。喚做潘小小。有一個女元帥。喚做蘇鸚鵡。都是名家的閨秀出身。被開光老佛皇帝。提拔他們做了這麼大的官。他們各仗着隨身本事。陪着開光追歡作樂。如游妓之款情郎。吃醋是女人的天性。蘇



鵝鵝見開光寵幸潘小小的神情。比自己來得親近。那潘小小也恃着自己的本領。比蘇鵝鵝大。皇家雨露。好像就派他一人承受的樣子。很在開光面前說。鵝鵝私通外國。本來這蘇鵝鵝也跟着開光學出一些武藝。開光有時也帶他出來。弄幾個女尙書女侍郎。有時鵝鵝也單身出馬。很替開光找來許多的情俘。在外邊住過夜的。一般地獄中的女尙書女侍郎。都恨鵝鵝的軍威很大。不及女宰相做人。和氣。大家逞蘇鵝鵝不在開光身邊。都說鵝鵝的壞話。開光人是個猛虎般人。耳朵却是個棉花耳朵。就忖量小小說鵝鵝私通外國的話。一半也相信得去。不知怎麼似的。被鵝鵝知覺了。鵝鵝看小小曾瞞着開光。和一個維那僧。碰了一回交涉。也在開光面前揭了出來。開光又是將信將疑。後來這兩件事。都被開光察覺了。先將那維那僧。送到西方極樂世界。以後就將一個宰相。一個元帥。都除去他們的職銜。一齊上了刑具。押在血花洞左近的一



所黑獄裏去。可憐小小鵝鵝兩人。一般也銕鎖鑼鐺。嘗試這銕窗的風味。吃飯睡覺。大小便溺。俱在這黑獄裏。才知宦海的波濤。非常凶險。那小小的身體。素弱。出娘胎沒有受過這種罪。早已死了變成蛆虫。屍首也被拖到血花洞裏去。血葬。就有許多的女尙書。女侍郎。想候補宰相元帥的優缺。不是一回了。於今把開光包圍中間。一個個都露出千奇百怪的醜態出來。要求開光大發慈悲。廣施雨露。提拔他們輪流各做一回宰相。各做一回元帥。他們也不敢唱一句辜負香衾侍早朝了。其實開光已預備將女宰相這個位置。要特任崔乳燕接充。至於女元帥這樣的干城之選。必須物色一個能征慣戰的蛾眉英雄。像這般弱不勝衣。病懨瘦怯怯的女尙書們。誰也不能在風流陣中。稱得起一員戰將。如何又輕易肯給他們築壇拜將哩。但實在被這般女尙書女侍郎們糾纏得開不了交。也就含糊答應了他們。各陪他們一個小心。好容易才出了重圍。



飛到荀家村上。和荀珠珠在屋上廝殺了一陣。想不到遭了薛雲娘的毒手。却被雲娘用飛劍殺了。……薛雲娘殺了開光。同珠珠各穿了飛行的衣靠。結伴飛到竹林寺來。遠遠的便見火光燭天。聽着喊殺的聲音。那火箭火球向寺裏亂射。又見閃也似的兩道電光。一前一後。從那邊飛來。薛雲娘疑惑是他父親和楊德武來了。那電光越閃越近。已飛到面前了。薛雲娘待要向前招呼。就聽得他父親的聲音喚道。雲兒珠兒。你兩個是幾時來的。竹林寺中怎麼燒得這個樣子。我怕虎兒和崔家的姑娘。不被那賊禿害死。也被這火燒死。一句話提醒了荀珠珠。他想到丈夫要葬身火窟了。心裏便直跳起來。一翻身便栽倒在山石上。嚇的楊德武薛飛熊薛雲娘三人。忙不迭的從空中落下來。恰見一個女人。躲在一方大石下。一看並不是荀珠珠。這女子滿身的垢污。像在廁坑裏才爬出來樣子。大家不由焦急起來。第一由雲娘眼快。趕到那邊山石下。




面抱着一個女人哭道。這不是珠珠姐姐嗎。衆人忙近前看時。珠珠已跌得皮開肉綻。花顏上染了許多的紅血。一枝劍拋落一邊。身子已是直挺挺的。簡直是人氣多出氣少了。再摸鼻息間已沒有一息微絲。急得楊薛兩位老英雄。渾身是汗。雲娘仍是抱着珠珠。那兩點般的淚痕。點點滴滴。洒在珠珠的臉上。雲娘便伸手解開珠珠胸前的衣靠。在心窩摸了一摸。覺得還有些跳動。雲娘這一喜非同小可。便告訴他父親和楊德武兩人。大家方思量要如何拯救。陡然聽得珠珠大叫一聲說。苦煞我了。究竟珠珠的性命如何。且待下文續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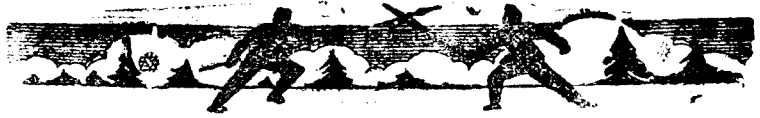
第十六回

杯弓蛇影國事嫌疑 緩帶輕裘將軍丰度


話說珠珠叫了一聲。已醒轉過來。看他頭皮上是被石屑擦破的。沒有過分的危險。幸喜楊德武身邊藏有傷藥。卽由雲娘把傷藥敷在珠珠的傷處。從自家頭上除下一幅絹布。給珠珠紮好了頭。轉看那竹林寺火光漸低。已燒成一片焦土。珠珠更是淚流滿面。禁不住蒼天菩薩的亂叫起來。一轉眼那個渾身垢污的女子。已走到他們的面前問道。爺爺們是那裏來的。奴看爺爺們都是俠義的英雄。那開光也是奴的仇人。奴是蘇鵝鵝……這時候忽然有一隊的官兵。從火坑裏飛出來。爲首的是個漆黑的臉面。像水滸傳上那個黑旋風。年紀約在二十開外。手裏握着一柄開山大斧。劈口向他們喝問道。你們這干鳥人裏。可有鉄菩薩沒有。飛熊忙回道。鉄菩薩倒有一個。只不明白你問的是那個



鐵菩薩。那人道。我問的是江湖上享着鼎鼎大名的那個鐵菩薩薛飛熊。便是。飛熊道。原來你問的是薛飛熊。其初你可認識他。却和他有什麼關係。那人道。要是會見過的。也不向你們訊問了。那薛老英雄是家父的朋友。滿臉也生得漆也似黑。鼻孔掀天。露出一撮的茸毛。年紀在五上上下下。我看你這人和薛老英雄的面貌一般。冒昧問你一句。原不打緊……飛熊道。我便是薛飛熊。你可。是祁制軍祁佩符的公子祁鐸。不是。我也聽祁制軍說。他有一個公子。和你的神情相若。那人不待飛熊說完。立刻擲下板斧。向飛熊納頭便拜。旁邊站定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將那人一把拉起。說道。統制要仔細一點。不要吃這廝騙了。飛熊聽了。哈哈笑道。真牌號是假冒不來的。各自幹各的事。我冒充是你父親救命的兄弟。有什麼好處。一句話打到祁鐸的心窩裏。連說老仁叔這是那裏的話。家父命小姪勦滅這竹林寺。却暗令小姪在公事完畢以後。到仁叔府上。



問安。難得在這裏碰見了仁叔。巧極巧極。薛飛熊這時却又轉疑他不是祁鐸。忽然向祁鐸笑道。祁制軍却談鐸兒的輕功了得。可肯賞臉做點子給我見識見識麼。話未說完。祁鐸即答了一句獻醜。那時半山間有一株五丈多高的大樟樹。距離這所在有二十步遠近。那大樟旁邊團團的圍了許多的小樹。因在上風。又距離竹林寺有半里多路。不曾付之祝融一炬。只見祁鐸一飛身已飛上了樹巔。兩脚踏在樹葉子上。火光中見那樹枝搖搖擺動。祁鐸更在那樹葉子上。把一隻左脚豎起來。緊貼在右手上。又把一隻左手豎下去。緊貼在右腳上。做了一個朝天一炷香的架式。飛熊不由失聲叫出一句好呀。呀字沒有叫完。却見祁鐸仍在原處站定。不但沒有見他從樹上飛下來。連風聲也聽不出一點兒。薛飛熊道。果然名下無虛。將來鐸兒的成就。正不凡哩。說至此。復問祁鐸。火燒竹林寺的緣故。並問可救出地室裏人來沒有。祁鐸便一一說了。嚇得



珠珠又放聲大哭起來。看官要問這火燒竹林寺的先後情形。是什麼一回事呢。在下且忙裏偷閒。轉過這枝飛花的筆。把其中的事實細寫出來。却說蘇州太湖的地方。有許多水強盜。在那裏落草爲寇。爲首的有水氏三雄。是親兄弟三人。水天雄善使一柄鋼叉。水地雄使的是一把四竅八環刀。水人熊使的是一雙銅鑼。他們在太湖七里橋地方。立下一座寨棚。江湖上人稱爲水家寨。白日劫人。黑夜放火。這是他們的特別工作。嚇的太湖一帶的富商殷戶。風聲鶴唳。好似草木皆兵的樣子。水天雄一般也自大爲王。做了水家寨的首領。實則是英雄沒有用武的地步。不得不淪爲水寇。却毫沒有些須帝制的思想。官裏却因太湖一帶發生的盜案太多。不得不調兵征勦。做一回例行的公事。那時全國的文武官吏。都大半知道歌舞太平。軍隊僅存了個模樣。當兵的都是吃餉不打仗的傢伙。做軍官的只知吞吃糧餉。是他們的特別軍事學。於今要去



拚性命。上這個門寶台。却被太湖的水盜。一個個都將他們送到水晶宮裏去了。江蘇的制軍胡鐵珊。因為國家的大兵。勦不了太湖的跳梁小醜。公事上太敷衍不去。就故甚其詞的飛章上奏。略說這太湖的水盜。是朱明的餘孽。在太湖地方自大爲王。大逆不道。若不立刻會兵勦除。恐怕跋扈得不成模樣。雍正帝看過胡鐵珊的奏章。諭令兩廣制軍祁佩符。統兵征勦。祁佩符接到朝廷的聖諭。早探得太湖的水寇。夠不上反叛的資格。卽統領部下素經訓練的健卒。去征服水氏三雄。豈知水氏三雄。聽得祁制軍的大兵到了。卽帶領一般水盜。到祁制軍帳下投誠。祁制軍只好勸他們解甲歸田。却不肯將他們收留部下。一面又奏報朝廷。說太湖的叛亂已平。叛賊水天雄等。已經解散。雍正帝優旨褒獎祁制軍平亂的功績。不料江蘇的制軍胡鐵珊深嫉祁制軍平定了太湖水寇。很與自家的顏面有關。卽密奏朝廷。奏說祁制軍是強盜的出身。列舉祁



制軍通叛的嫌疑。朝中的大臣。又因祁制軍不及胡制軍做人好。大半都在雍正帝面前。說祁制軍的壞話。雍正帝赫然震怒。將祁制軍招進京來。交刑部密問。問官因祁制軍所說的供詞。不外以德服人的四字本領。雖然祁制軍不費一矢。不開一仗。已將叛黨解散歸田。在軍事上不無涉及嫌疑。却不易認清他不是私通叛黨的國事犯。一時又實在拷不出他的謀逆的口供。只好請旨定斷。暫將祁制軍押下天牢。那夜雍正帝睡在雍和宮裏。抱着一個寵幸的貴妃。做他娘風流天子的風流好夢。忽然聽得一般太監們。說是捉拿刺客。雍正帝從華胥夢裏醒過來。却見一把明晃晃的寶刀。不偏不斜。直插在龍床上。餘勁未衰。在那裏搖搖閃動。只嚇得雍正帝把一顆龍頭。縮做龜頭的樣子。再凝神一望。那裏有什麼刺客呢。外面的侍衛。又不曾把刺客捉住。裏面的太監。又說似乎見一把刀從屋上穿下來的。雍正帝好生疑惑。看屋上已穿了個透明的。




窟窿這屋是怎樣的堅固。能把屋上揭成一個窟窿。穿下刀來。這刺客的本領真個了得。雖然沒有被侍衛捉住。却喜這番不曾傷及性命。總算是洪福齊天。雍正帝一面想。一面將那刀拔得下來。反覆看了數遍。忽見那刀柄上籤着胡鐵珊三個小字。雍正帝暗暗點頭。適值胡鐵珊在京公幹。雍正帝將鐵珊召到殿上。又將那把刀遍示羣臣。驗看已畢。却不容胡鐵珊有分辯的地步。雍正帝即喝令將鐵珊凌遲報來。真個君令如山。胡鐵珊做鬼也不明白其中的冤節。雍正帝將鐵珊正法已畢。羣臣中受處分的也就不少。都是胡鐵珊一類的人。隨又將祁佩符免罪出獄。仍復原官。祁佩符逞此欲乞骨歸田。保全首領。雍正帝不答應。祇好回至兩廣。小心盡職。這日有老友薛飛熊到署拜訪。衛兵看薛飛熊身上。穿一套黑布的褂褲。戴一頂沒有頂子的瓜輪小帽。面目黎黑。大踏步闖了進來。如何肯容他進去。早舉起長槍。十字叉把大門架住。吆喝着。薛飛



熊笑道。誰敢擋住老爺。便是我老大祁佩符出來。也不敢擋你老爺呢。衛兵見他出言不遜。怕他的來頭很大。便向他討取一張名片。由門官遞進去。不一會。見祁制軍已笑容滿面的迎了出來。見了飛熊。便開口笑道。我們是好久不見了。說着。卽握了飛熊的手。一齊走進內衙。飛熊見祁制軍輕裘緩帶。有儒將的丰度。仍是當初結義時的本來面目。毫沒有封疆大臣的氣派。暗暗的點頭讚服。茶話已畢。兩人各敘離衷。飛熊又訴說荀建祿已染疫死了。祁佩符聽了不由潛然淚下。原來祁佩符和薛飛熊荀建祿三人。是福建的三俠。他們在江湖上很打了許多的不平。祁佩符稱儒俠。薛飛熊稱義俠。荀建祿稱血俠。他們三俠的氣味相投。便結成生死的朋友。後來祁佩符投營效力。以軍功陞做兩廣的制軍。便想拉同飛熊建祿出山起事。因他們小兄弟不願爲官。祁佩符也不好勉強。從此便不大往來。於今祁佩符不打算飛熊肯賞臉到官衙裏來。却聽




建祿已死。想起當初結義時的情分上面。自然要洒却許多的眼淚。一時又各談到家中的情況。其時祁鐸已奉令出差去了。飛熊訴說他女兒女婿。及珠珠迺剛的本領性格。佩符很是喜歡。連帶又說出祁鐸的軟硬功夫。已到了怎樣的地步。及祁鐸的相貌神情。是怎樣的人格。飛熊也一句句都簌入心坎裏。一時祁佩符又談到征服水氏三雄的先後情形。飛熊見左右的戈什哈。已不在內衙。便向佩符笑道。阿哥可知那刺客是誰。佩符道。這個疑案悶在肚子裏。不是一天了。我想那胡鐵珊未必能做出這件事來。老弟却轉問我是誰人行刺聖駕。難到是老弟幹的把戲嗎。飛熊道。豈敢豈敢……我盜了胡鐵珊的寶刀。單身入京。做出那們一件驚天動地的事。若不對阿哥直說出來。也稱得起阿哥的好朋友嗎。祁佩符道。原來老弟却是我的救命的恩人呢。薛飛熊在督衙裏住了半月。因見祁佩符忙着料理公事。久住怕分他的心。遂作別回福建去。



了。那日祁鐸回來繳令。祁佩符便暗暗告訴他。說薛飛熊是怎樣救了自家的性命。當初和自家是怎樣的交情。薛飛熊是怎樣的性格年貌。祁鐸也一句句。啖入心坎裏。那時又因一件謀逆的案子。牽涉到福建佛嶺竹林寺裏的和尚。雍正帝又密諭祁佩符。派兵洗滅竹林寺。祁佩符急令祁鐸點起三百健卒。銜枚疾走。到佛嶺來。由山那邊抄出竹林寺前。因看天色不早。想竹林寺裏的和尚。必然深入睡鄉。祁佩符預先用火功。燒燬竹林寺。將硝磺等引火的物件。散滿了滿寺。因在寺前上風。放起一把火來。將一般火球火箭。向寺裏亂射。就這們毫不費力。燒燬了竹寺林。寺裏的僧人。那裏有一隙可逃的生路。都葬送在火窟裏了。祁鐸因他父親吩咐辦完了公事以後。去面見薛飛熊。却在無意間。看見了薛飛熊的面目。祁鐸的眼光。是何等的敏銳。又聽薛飛熊暗暗說出來。當初盜刀救友的事體出來。當時兩人談敘了一會。薛飛熊聽說祁鐸沒有救



出了迺剛乳燕兩人。很是吃驚不小。越聽珠珠哭得像嚎喪般。心裏越覺難過。當由鵝鵝近前問道。爺爺們可是問的一個姓錢的麼。錢迺剛還救出了一個女子。喚做什麼崔乳燕。這姓錢的性命。還是奴救下來的。珠珠聽完這話。真似喜從天降。其時祁鐸領着一隊軍官。隨同薛飛熊等男女英雄走下山頭。大家向鵝鵝訊問一番。鵝鵝也半吞半吐把前後的情形。告訴了他們。這鵝鵝自押進那黑獄裏去。深悔自家失足被開光騙了身體。幹出許多不可告人的事體出來。他在那興會會的甜蜜時期。原想不到失身時的創痛。但被押入黑越越的地獄中間。兀自鐵鎖鏗鏘。綁在一個鐵柱子上。迴想那時失身被騙的情形。未免要洒下幾點淚來。他在做女元帥的時候。原有一般女先鋒女參將女秘書長。是他的心腹人。但大元帥倒了台。這般女先鋒女參將女秘書長也就不念舊情。一顆心各和他生疏起來。鵝鵝看破這般女孩兒的心腸。是靠不住的。




祇有一個知客僧。不時溜到黑獄裏看望他。就將鸚鵡感激得甚麼似的。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十七回

收鞭勒馬古寺任逍遙 養鶴焚琴迷宮興土木

話說這知客僧法名喚做明性。是天津的人氏。本和蘇鵝鵝有同鄉的關係。他看鵝鵝的是娘子軍中的蛾眉領袖。兩人都含情脈脈。祇礙着開光和衆人的耳目。却沒有入港的機會。表面上都裝做漠不相關的樣子。于今明性見鵝鵝押入黑獄。本要準備救他出險。論明性的本領。也吃得寺裏的衆頭陀。不過畏怯開光的武藝比自己大。有些不敢下手。若論開光所使三元會中的種種妖法。嚇得人傷不得人。明性是不怕的。明性每逞開光夜間出外的時候。便悄悄地一溜溜到黑獄裏。和鵝鵝暢敘幽情。把個鵝鵝感激得什麼似的。看明性撫摩慰藉。加意溫存。便口喚親哥。情願疊被舖床。伏乞救奴一命。明性逞勢想和他真個銷魂。毋如鵝鵝却又不肯一拍即合。必須明性殺了開光。除去他們眼



中的疔毒。才任憑明性逞所欲爲。明性從此便存着暗害開光的心腸。輕易又不敢發動。適逢錢迺剛失陷在血花洞裏。這血花洞的外面。機關密佈。裏面四圍都是石壁。任憑迺剛有冲天的本領。却不能越出雷池一步。但明性想這錢迺剛有這胆量。敢來窺探竹林寺的祕密。他的武藝也就可觀。便同鵝鵝商量辦法。想放出錢迺剛來。做他們的幫手。却因今夜開光又到荀家村上去了。兩人預先已商計妥當。這時明性點起大燭。除去鵝鵝身上的刑具。把鉄柱上的三道鉄索。一道一道的在鵝鵝身上解下來。鵝鵝出了黑牢。好似虎出深坑的樣子。這時寺裏的和尚都已酣睡在上面各寮房裏。並沒有人和他們干涉。那隧道裏各種機關。他們是完全知道。揀着黑灰點上向前走。却不踹着白灰點。他們走到血花洞裏。把個龍掣虎擲的錢迺剛放了出來。迺剛出了血花洞。各人早說明利用的緣故。迺剛已知地室裏的機關妙用。第一先放不下那個



崔乳燕看明性已出門把風去了。便由鸚鵡將迺剛領到了銷魂地獄。那地獄中的一般女子。看迺剛這般令人害怕的樣子。大氣却不敢呵一聲兒。迺剛見乳燕赤裸裸的一絲不掛。架在一張床上。兩手已反擲着。那床上有許多的板機。將乳燕全身板住。不能轉動分毫。這是開光下的最後的毒手。因為崔大寡婦不肯前來。怕乳燕有意掉槍花。任他用許多的甜言密語。說出一部天書。乳燕總是一口咬定。非得自家的母親自由自性的親自前來。是絕對不肯降服的。其實乳燕的心腸。已被開光猜着了。所怕的就是乳燕見他母親。便一頭碰死了。果然他母親不肯前來。乳燕還想他母親去請能人。救他出險。開光看穿了乳燕的行徑。怕上了乳燕的圈套。用軟功是不中用的。如今先吩咐幾個女人。俟自家出了地室。便將乳燕架到這張床上。這床上却不知沾污了許多貞烈的女子名節。開光打算此去探問荀家的消息。回來見乳燕降服了。就沒有

話說萬一乳燕不肯依從。那麼開光便跨到這床上來。容容易易破了他的身體。任憑乳燕是個烈性的女子。也沒有抵抗的能力了。可憐乳燕滿心想和母親會一次面。便回到泉下。死後也落得個骨肉團圓。于今架在這張床上。身體已不能自由。還有甚方法。能避免那個不敢幹的勾當呢。只苦得他一個毛孔裏像似擱下一根針。死也沒有死法。一時淚洒千行。祇是嗚嗚的哭。却不算從天空間掉下這麼一顆救星來。錢迺剛見乳燕哭得這個樣子。事情急到這一步。還顧什麼男女的嫌疑。便解除血污的上衣。把胸膛袒開來。用指甲割斷乳燕的綁繩。令乳燕扭轉板機。迺剛已將乳燕的全部身體。掖入胸間。用絲帶緊緊紮定。那乳燕的身軀。本來嬌小。蜷在迺剛的胸間。帖肉沾皮。竟同懷抱中的娃娃相似。迺剛在銷魂地獄裏向衆女子招招手。想提拔他們出這火坑。毋如衆女子中間。有飽嘗這官場的滋味。不肯輕易下野的。有捨不得和尙的。



神通無面見江東父老的。迺剛也沒法挽救他們。隨著鸚鵡出了銷魂地獄。從黑包灰點上走去。才轉了幾個灣。已走到平地。幸沒有被人察覺。出了後門。却見上風一聲火起。却見有無數的兵馬殺進寺來。迺剛怕是開光回來。使前三元會的妖法。這時得了乳燕。胆量也不因不由的軟下來了。却顧不得鸚鵡。張開膀子。一飛飛下了山這一邊。繞道復飛到山那一邊。就此飛回薛家村上去。了。鸚鵡這一驚非同小可。看寺後樹底下蹲着二人。近前細看。正是明性。兩人正預備逃出山後。忽然火光中冲出一人。手執一把大砍刀。向明性喝道。賊禿須喫我一刀。明性正要分辯。恰被那人一刀砍了。鸚鵡是個女子。那人祇好放出他一條生路。便越轉到山這邊來。躲在山石下不敢出頭。却遇見薛飛熊等男女英雄。說明緣故。大家一齊轉到荀家村上。果然迺剛已將乳燕交給了崔大寡婦。把個崔大寡婦感謝得五體投地。想把乳燕嫁給迺剛做妾。這是後話。



且攔過不談。單說祁鐸當夜便宿在荀家村上。忽聽得外面有斫殺的聲音。祁鐸從睡夢驚醒過來。開門一看。天井裏已擠滿許多的男女英雄。在那裏解勸。原是自家部下的營長。喚做李英。不知怎麼緣故。和鵝鵝扭打起來。看李英攢拳怒目。鵝鵝咬牙切齒。便向前問明緣故。才知李英殺了明性。鵝鵝礙着人多勢大。不便同李英較量。于今見大家已安睡了。特找李英拚命的。嗣由薛飛熊因李英那時在山上拉着祁鐸。怕被自家所騙。心思也很細緻。看鵝鵝已漂流無所歸。便勸他們言歸於好。兩人心裏都已認可。表面上却不肯扯過蓬來。說道這句不好意思的回頭話。及楊德武祁鐸迺剛等從中勸說。勒令他們各陪一個小心。兩人也就收了怒容。遵命做來。就惹得一衆的男女英雄哈哈大笑。從此李英便收鵝鵝做妻子了。第二日。祁鐸又領著一衆的健卒。重到佛嶺。看竹林寺儘成了一片焦土。有七八個和尚。一個個都燒得焦頭爛額。倒死地下。



這時鵝鵝也一同前來。領着祁鐸下了地室。原來地室下的機關。是通上面的。上面的機關着了火。雖燒不到地室裏。那銷魂地獄裏的女子。一個個見火光。從上面射進來。事急沒有主意。忙尋路出去逃命。恰巧被後殿的梁柱。倒塌下來。他們都完全被壓在火柱下面。活活的燒死了。祁鐸走進地室。不見一個女子。仍由鵝鵝領他出來。兵士們早從後殿的所在。撥出許多的女屍。祁鐸懊喪一回。毀了地室。仍然回下山頭。又轉到薛家村上。住了二日。便回衙門去了。楊德武那時要對薛飛熊等把自己的來意說明。看薛飛熊語氣不對。嘆了一口氣。也就回他的圓通古廟去了。接連過了二年。那天圓通廟裏來了一人。要訪楊德武。楊德武把那人接進寺中。茶話已畢。那人說出姓名。是福建的祁佩符。因為解官歸里。逍遙山水。放浪湖山。取道至都陽山上。專誠拜訪。楊德武在無意間探問他所以免官的緣故。祁佩符道。做官有什麼好處。不瞞老兄。說我若



不收韁勒馬，退此下士屋。不被人害死也氣死了。楊德武聽了好生驚訝。祈佩符便接着說道：「我和老兄神交多年，這裏又沒有外人。我的心事，不對老兄說明。老兄也不承認我是個朋友了。自從我令鐸兒燒燬了竹林寺，誰知那允祚五王爺是開光的朋友，常在雍正帝面前說我的兵權大了，恐成國家的心腹之患。雍正帝即將我調進京來，留部候用。我借此在當殿乞還骸骨，回家吃老米飯，好脫離宦海的風險，不問政事，就省得允祚又另外設出方法來，害掉我這性命。」楊德武道：「爲臣死忠，這是千古的至論。大人既爲朝廷的棟梁，應該捨身報國，心目中祇有君主一人。自家的生死，自然要置之度外，才是正理。」祈佩符聽了，也不回答什麼，便向楊德武告辭。急得楊德武將祈佩符一把拉住，說道：「適才的話，原是和大人說頑笑的。我若希望大人終做清廷的奴才，也稱得起江西楊德武嗎？」祈佩符方才坐下，說道：「什麼做叫爲臣死忠？這是君主利用愚




人的一句格言。我祁佩符迷了心竅。也險些把這一句格言捆縛住了。于今細想起來。我不是糊塗到腦子裏去麼。在老兄看來。那竹林寺裏開光和尚。算是一個大盜。若較那皇帝老比較起來。開光還是個小強盜。我看那皇帝老舉動之間。才氣死人呢。楊德武道。有什麼氣人的事。且請大人把這氣的滋味說出來。大家好解解悶兒。祁佩符正色道。這氣不是崑給我一個人受的。我因實在藏不了這一肚子的烏氣。所以休官回來。把這氣分給我幾個朋友同受。我心裏是爽快些。你道是什麼氣人的事呢。我且說個比較給你聽。那開光在竹林寺裏。造下了一座銷魂地獄。把四方的年輕貌美的女子。弄到這銷魂裏。真個銷魂。有不肯遵從的女子。或者這女子得罪了開光。都送到什麼血花洞裏去處死。那皇帝老的三宮六院。和開光的銷魂地獄。有何分別。于今又苛刻民財。大興土木。造下一座迷宮來。這迷宮的所在。還比那血花洞加倍黑暗。皇帝老



暗地把四方弄來的女子。就挑精揀肥的。逞他娘的獸慾。這類女子。若目無君上。有不順從皇帝老的手。或有得罪皇帝老的。就將他們送進迷宮。一絲不掛的綁縛起來。或用赤鐵烙他的嫩乳。或用開水灌他的肥臀。甚至把蛇頭捺入他們的溺竅。挖心割舌。破腹抓肚。甚麼嚴酷的飛刑。都用得出來。可憐這迷宮的一般女子。誰也不是宦室名門的千金小姐。于今落到皇帝老手裏。就這們把他們押入迷宮。活活的處死。那皇帝老有時還帶着貴妃。聽這般女子嚎哭的聲音。他們越哭得聲嘶氣絕。那皇帝老越覺寫意。越有精神和貴妃在那裏看着取樂。這迷宮的女子。却沒有他們的旗人在內。好像我們漢人的女子。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就派陪他皇帝老睡覺。稍拂逆皇帝老的意思。就派受這般禽獸所不能受的罪。什麼喚做迷宮。這才是人世間的活地獄哩。外面都知道皇帝老新造這座迷宮。不過供他行樂的所在。那裏明白這迷宮中屈死的女



正不知有多少數目哩。這些話是一個侍衛告訴我的。並勸我不用多事。萬一在京城裏漏出一點風聲。大家都要犯凌遲處死的罪。我因為這侍衛說話是靠得住的。其初我保薦他當這個差使。却平白無辜對我扯這個謊。他又有什麼用處。人各有血性。我看那侍衛說話的神情之間。聲淚俱下。又說這件事在千百年後。清廷的國運告終。必有真實的證據。給後人知道。這證據便是把迷宮處死的女子。赤裸裸地亂殮在迷宮裏。都借金珠的精氣。屍首不致腐壞。千載下須知我不是說謊。我聽了侍衛的話。是氣的了不得。那北京的地方。再也存身不住了。所以我說那皇帝老才是個大強盜呢。祁佩符說到這裏。楊德武早氣得立起身來。臉上更是青一陣白一陣地。兩條腿就像搖鈴的一般。對祁佩符搖手說道。請大人不要向下說了。我就此前去同那騷韃子拚却這老命罷。祁佩符道。老兄不用性急。於今那皇宮裏添了許多的好手。却不比從前了。




老兄白去送却這條性命。是沒有用處的。何如留着身子。好幹出一件偉大的事業。大家打到北京。同那皇帝老結賬。才是正當辦法。我們氣也氣不出道理來的。楊德武道。我早有這樣的志願。但我們幾個人。有這樣的志願。能濟得什麼事呢。所以我每想到這種的辦法。都有些顧慮。不敢下手。難得大人肯來拉攏我做個幫手。我就粉骨碎身。聽受大人的指揮。亦在所不計。兩人各談論了一會。忽然一個小童。走近楊德武面前。說道。外邊有個孫士颺。穿一身很奇怪的衣服。說有要緊的事。求見師傅。究竟孫士颺何故到來。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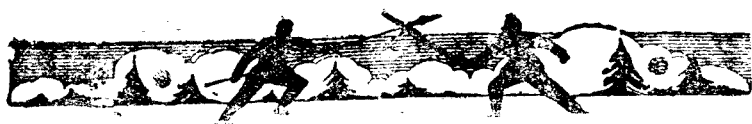
第十八回

弄假成真孫士颺入教 捨身取義馮燕南就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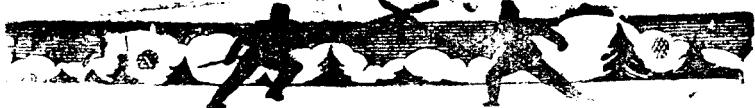
話說楊德武聽那小童說是有個孫士颺。穿一身很奇怪的衣服。有要緊的事前來求見。心裏便躊躇道。誰呀。莫非是當年在湖南道上稱好漢的那個孫士颺麼。他怎麼穿了一身很奇怪的衣服。千里到這裏來找我呢。不拘他來做什麼的。我這時却用得著他。何妨教他進來。看機行事。隨向小童點頭道。就請他進來罷。小童去不一會。卽見一個年紀在三十上下的漢子進來。楊德武一見面還看出他是個孫士颺。但見他頭戴一頂沒有頂子的飛蓬大帽。穿一件乾三連坤六斷花樣的八卦袍子。外罩一件天青緞的馬甲。胸前後都鑲着兩個月亮。脚上踏一雙花花綠綠金木水火土五星的鞋子。那種奇怪的裝束。就在戲台上也沒有見過。不是楊德武的眼力好。幾乎認不得他是個孫士颺了。眼



裏見了好笑。心裏想着好氣。但面子上仍然神色自若。祇得向他笑道。孫大哥好得很。這時發了福了。連相貌都變得好了。其時祁佩符看他這般怪模怪樣。心裏也是氣惱得很。只好按定了性子。大家招呼孫士颺入座。問訊了一番。這時孫士颺便對楊德武說道。我那年蒙老師的教訓。我們弟兄都改邪歸正。不做紅刀子案。多久想到老師這裏請安。但因公事忙得很。抽不開功夫來。這回奉史大哥的法旨。想請老師出山。在我們八卦教中做一番驚神泣鬼的事。好榮宗耀祖。名彪青史。楊德武覺得這類言語。更是奇怪。又笑著問道。什麼是八卦教。史大哥是何等人物。你們幹的甚樣子。名彪青史的事。請我出山。何來。孫士颺道。原來老師不知我們史冠芳史大哥是何等人物。就毋怪不知八卦教。是幹甚麼的。更不明白我這番請老師出山的誠意。說來史大哥這個人。他是一個堂堂的秀才。這番組織八卦教。是利用教中呼風喚雨。洒豈成兵的種種。



法術。招徠四方的豪傑。滅滿興漢。他們滿人當中。却不知我們八卦教中人物。有這樣的大題目。大志願。及利用我們。替朝廷除平匪亂。但我們史冠芳史大哥。表面上雖受他們滿人的牢籠。骨子裏却抱著這排滿興漢的志願。始終不貳。除死方休。並且那允祚五王爺。深信我們史大哥的神通廣大。法力無邊。把我們史大哥當做天神菩薩一般敬重。這也是我們漢人有天下。滿人合當銷滅。天地生材。才產生出史大哥這種人物。其初我也是不相信八卦教的。不知史大哥怎麼知道我是個漢子。卑辭厚禮來請我。我就含糊答應了他。故意歡天喜地的隨他入教。心裏却想打破八卦教的法術。拿史大哥當面開消裁他。一個跟斗。豈知八卦教比不得白蓮教。白蓮教削木爲人。剪紙爲鳥。怕的是火銃。若用火銃。是打不倒八卦教的。木人紙鳥的。白蓮教是表面借著清白的教規。騙人。暗地裏却嫖龍畫虎。什麼昧良無恥的事都幹得出來。八卦教是純正。



的教派。耑講究用後天八卦的法術。復國救民。我入了八卦教。原是假的。但看他們這種行徑。很有道理。却不容易打他們一個翻天印。假的却做成真的了。又把我們結義的弟兄。先後介紹入教。我多久就感念老師是個排滿興漢的人物。在史大哥面前。給老師竭力吹噓。史大哥便令我來請老師出山。這位大約是老師的自家人。也請和老師一起入教。這是我們要幹大事的好門檻。不能錯過機會。就請老師和這位一同前去。大家借此上台。好名彪青史。旋說旋從身邊取出一包金錠白玉出來。說這是我們史大哥的敬意。請老師含笑收了。楊德武聽了。知是天地會一類的邪教。滅滿興漢。雖然是有志男兒應做的事。但滿人的勢力。不是這類邪教所能撲滅的。毋論事機輕洩。不能成大事。假令他們的就有這種能耐。撲滅了滿人。以暴易暴。這山河不要成了禽獸世界嗎。那祁佩符是何等胸襟的人。什麼八卦十卦的胡話。一句也聽不來。當由楊




德武向孫士颺道。對不起孫大哥。這份禮完全璧還。我們都是要下土的人了。不想榮宗耀祖。和姓史的一同幹事。滅滿興漢。這個幌子輕易哄不動我們。尤其是我們憑著武術。做人不相信什麼八卦教的法術。如果那姓史的不鄙棄我們。他會八卦教的法術。我們就憑著這點武術。他敢和我們拚個勝負。不拘在什麼地方。我們是絕不迴避的。孫大哥。我們對你斬斬截截說幾句話。你是個沒有什麼機械心腸的人。可不必拿着這塊火磚。燙了自己的手。像這種騙人的邪教。有我們兩個老頭子在一日。便是你們八卦教裏一日的厄運。就請你趕緊出這廟們。遲了可不用怪我的拳脚厲害。孫士颺見楊德武說這幾句話的神情之間。來得十分嚴峻。說多了總是廢話。走遲了要吃苦頭。祇得收了金玉。敗興而去。孫士颺走去以後。祁佩符問道。這姓孫的是在那裏結識老兄的。楊德武嘆道。說起這後生的一般黨羽。都是直腸子人。我在江西新化地方。



看見他們在那裏耍刀。我就此顯出一點手段。降伏了他們。勸他們不做那沒有本錢的買賣。他們也答應我的話是不錯的。但不做買賣。便沒有飯吃。沒有衣穿。那一身的本領。加倍是閒得骨頭疼。沒有用武的所在。所以我離開了新化。他們依舊有些不安本分起來。但據我暗中的探聽的消息。以後他們却也稱得起江湖上的俠盜。我聽說他來了。就想收攏他幹些事業。誰知他們已入了八卦教了。他受那姓史欺騙。原是飢不擇食。寒不擇衣的行徑。容易上人的圈套。我看他滿臉的邪氣。知道邪魔已深。如何能把他提醒過來。指點他一條明路。但我平素最痛恨的是這類的邪教。是用著這滅滿興漢的幌子招搖不法。他們越在外邊招搖不法。一般小百姓們。越不相信我們這真正滅滿興漢的人物了。莠草不除。終久是我們的心腹患害。兩人又談說一番。祁佩符忽向楊德武問道。老兄有幾個令郎。可在這裏沒有。楊德武聽畢。不由洒下幾點淚。




來。說錫慶已到別省去了。惟有錫甲是我如意的小兒子。我這個如意的兒子，都承受不了。還是那們的慘死。于今談說起來。真比砍了我的頭還痛。說至此。又將關於楊錫甲的終身慘史。向祁佩符遂即說了。復又向下說道。他在公堂上被那姓冷的拷問的時候。事先若給我。知道一點風聲。我就拚却性命。也劫出我這兒子。錫慶是知道他兄弟這一回事的。因沒有我的命令。就不敢生事鬧禍。他將我尋回來的時候。錫甲已在公堂上拷死了。雖然我在夜間殺了冷知縣。那東西的性命。所值幾何。怎抵償得住我這個兒子。這不但是我的運氣不濟。亦是我漢人的氣數有關。于今談到他這段慘史。怎叫我不痛澈心肝呢。一面說。一面用衣袖揩拭眼淚道。這時也哭他不來了。我們且說正事吧。祁佩符的來意。原是想請楊德武和自家共同舉義。那薛飛熊方面。已經接洽妥當。薛飛熊在二年以前。本不知滿漢的界限。不過看破雍正帝不是一個仁厚的。



君主却不肯明目張胆。做出一般大逆不道的事業出來。所以那時楊德武的意思。不好在薛飛熊面前直說出來。這回飛熊聽祁佩符講說雍正帝是怎樣的虐待漢人。當初順治入關的時候。是怎樣的殘殺漢人當中的愛國奇士。一顆心早被祁佩符說活了。至於錢迺馮燕南荀炳薛雲娘荀珠珠一類的男女英雄。他們聽了祁佩符的這般議論。好似晴天打了一個霹靂。一時公仇私憤。都從腔子裏活活跳動起來。其時祁鐸迺剛又分頭出發訪求江湖上的奇人俠士。共舉大義。並由祁佩符和薛飛熊組織章程。他們這黨就喚做鈇血黨。是凡鈇血黨裏的黨員。遇敵不前進的殺頭。做滿人眼線叛黨的殺頭。輕易對黨外人走洩黨中祕密的殺頭。有動百姓一草一木的殺頭。擄掠良民財帛的殺頭。奸淫人家婦女的殺頭。無辜殘害人民性命的殺頭。唆是弄非以致黨員失和的殺頭。侵蝕公款的殺頭。仗黨中的軍力欺壓人民的殺頭。這十種殺頭



的條約。上至首領。下至弟兄們。均令出法隨。不容寬貸。鐵血黨的宗旨。是崇恃這白鐵赤血。對待滿人以破壞的手段。把這個大好河山。重行恢復過來。凡有和滿人同樣的殘暴。亦當以對待滿人的手段。轉來對待他們。毫沒有放寬的餘地。經濟的辦法。由郝佩符暫時補墊。黨員中有資產豐厚的。亦當自捐私囊。以急公難。嗣後大功告成。當選黨員中富有德望的人。統一國權。實行憲政的法令。解除人民的困苦。這鐵血黨的名義。也就無形取消。鐵血黨的章程。或有未盡善的。亦當隨時修改。但不可徇個人的私意。篡斷黨權。郝佩符和薛飛熊組織這鐵血黨的章程。通過了一班男女英雄。這番佩符假託遊覽爲名。到都陽山來。請楊德武入黨。自然楊德武是情願出山。他們祕密黨的首領。雖未選定。然入黨的規矩。總須在臨時的機關。歃地盟誓。祭告天神地神。這是神權時代的一種迷信思想。再也打不破的。楊德武當時便隨郝佩符來至福建原




來這銖血黨的機關。就在福建莆田鄉下祁佩符的私第。他們雖組織這個銖血機關。地方上人却沒有一個知道。祁公館裏住了這許多大逆不道的人。要幹出那一件大逆不道的事。都以爲祁佩符做過兩廣制軍的門客三千。算不了一件蹺蹊的事。其時薛飛熊等男女英雄。都住在祁公館裏辦事。楊德武和衆英雄歃血已畢。在黨籍上填了姓名。大家正在劃定黨章。籌辦基本軍隊的時候。這夜見祁鐸回來了。衆人看他滿臉的愁苦之氣。未開言先流下幾行淚來。……首由祁佩符令祁鐸拜識了楊德武。便問他是什麼事。……祁鐸見飛熊雲娘二人在座。仍然是神色自若。不由暗暗感嘆。心想可憐你們父女兩人都悶在肚裏。若知道馮大哥臨刑的慘事。不知要傷痛到什麼樣子。這時便指着雲娘。向祁佩符掩淚說道。請雲姊到我母親的房中去坐一坐。我好把哭的緣故對我爺稟說出來。薛雲娘是何等聰明的女子。見人說什麼話。已知道這



人是什麼心事。瞧祁鐸的言語神情之間。還有個猜不出來的道理嗎。頓時花顏上也就失驚條怪起來。顛聲說道。你有話快講罷。我在這裏是不妨事的。祁鐸哭道。好在這件事雲姊遲早是知道的。燕哥燕哥。你的靈魂不遠。須知這件事。不是做兄弟的對不起你。……衆人聽他這幾句沒頭沒腦的話。都覺眼角邊流下淚來。咽住了一言不發。飛熊雲娘不由失聲哭道。你這是什麼話。可是你燕哥已失足吃人捉住砍了頭嗎。祁鐸又哭道。砍頭倒是很爽快的。燕哥的死法。比砍頭要痛苦些。我和他分頭出發的時候。曾勸他幹正事要緊。世界不平的事很多。不是我我一刀一斧可以砍斷的。我們有這造化。把偌大的河山。從滿人手裏奪回來。大家齊心協力。改革風俗。不致再會產生出這許多不平的事。他聽了我的話很是佩服。後來我在湖南新化遇見他。他說並沒有在江湖上幹些俠義的勾當。中國有本領的人很多。然我窺探他們的行徑。好像他



們全是涼血。不知道什麼叫做國恥。倒是一般做强盜的心術。反可靠些。我聽他這話。覺得句句都從經驗中得來。究竟他還未結納一個黨員。却與我同一困難的苦衷。後來我轉到江西。聽他已捨身殉黨。被官裏凌遲處死。死者共十六人。他的屍首早已釀成肉醬了。我們做黨員的。有什麼好結果呢。說到這裏。那眼淚便同雨點般洒了下來。究竟馮燕南是如何的捨身殉黨。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十九回

濁流飲恨人血酒漿 危幕棲安風聲草木

話說祁鐸又哭着向下說道。原是江西萬載縣裏有一個俠盜。喚做張鬍子。這張鬍子手下有十六個徒弟。一個個都具有飛簷走壁的本領。張鬍子在十年以前。盜案如山。向未破過一次。十年後便洗手不做了。張鬍子做案不肯拖累別人。不拘大小的案子做下來都留下自己的暗記。畫着一個鬍子。張鬍子洗手以後。一般的小強盜。自己做了案件。也畫了一個鬍子。推諉在張鬍子身上。並不是張鬍子代人受污。祇因那般小強盜所做的案件。都是搜括臧官的囊橐。擷取奸商的資財。並沒有發生什麼奸殺案件。於張鬍子的聲名毫無所損。萬載縣有名的捕頭。情願受官裏的追比。不敢去躡緝張鬍子破案。張鬍子却可憐這般小強盜。誰也都有一身的本領。沒有用他們的地方。祇好讓他們做



盜。不好意思不替他們擔當些虛名。燕哥在萬載縣時。就聽得有張鬍子這個俠盜。但畢竟因他是做過強盜的。不好介紹他入黨。一路又探訪過江西許多有聲名的英雄好漢。毋如那般英雄好漢。徒盜虛聲。表面上扛着行俠尚義的招牌。背地裏却是骯髒得很。什麼瞞心昧己的事都幹得出來。他們的人格。反不若爽爽利利的做個強盜較爲高尙。所以我在新化的時候。就聽燕哥說江西的人物很少。不意污泥中透出一瓣蓮花。僅有個張鬍子。燕哥和我分別以後。對於江西的人物。沒有絲毫的希望。祇好回到萬載去訪張鬍子。張鬍子有個老娘。已是七十多歲。張鬍子的妻子。拿着自己的乳頭喂他老娘吃乳。張鬍子的住宅很簡單。是個三間矮簷屋子。張鬍子的徒弟要拜張鬍子。就先向他老娘請安。燕哥到張鬍子那裏不知怎麼似的。張鬍子便預備同燕哥一齊入黨。有人說張鬍子先是不答應的。被張鬍子的老娘喚張鬍子到面前。很責備



張鬚子一番勒逼。張鬚子出山。張鬚子不敢不從。老娘見張鬚子答應下來。就向床上一頭碰死。張鬚子號哭了一會。準備將他老娘殮葬下田。便領着一衆的徒弟同燕哥到福建來。這時史冠芳在萬載縣傳教。其初倒也很好。後來見萬載縣城裏的人民。多有不願入教。史冠芳就用威脅的手段。強迫人民入教。那萬載尤知縣的前程。原在史冠芳手裏運動得來。狼狽爲奸。他們在萬載縣地方行凶作霸。就鬧得城裏的居民不能安生。史冠芳越發肆無忌憚。對待一般未曾入教的居民。男人有用邪法將他們斬首。女人有用邪法將他們帶到教裏強姦。白日殺人。黑夜放火。瘴氣烏烟。暗無天日。這消息便傳入燕哥和張鬚子的耳中來。一般城裏的百姓。都躲到鄉下。有知道張鬚子會打不平的。就訪到張鬚子家裏請命。這時張鬚子已將他母親殮葬入土。做夢想不到八卦教中的術士。竟壞到這樣地步。自然肯出力打這不平。燕哥却不問這八卦教

是如何的來頭。竟從張鬚子帶領十六名徒弟。和史冠芳拚個死活。要替城裏的百姓打這個不平。論燕哥和張鬚子的武術。很是不弱。那十六名徒弟。本領也很可觀。毋如那史冠芳的妖法厲害。並且尤知縣又調來防營的兵士助戰。就這們把燕哥和張鬚子等這十八個人。都被史冠芳用妖法活捉去了。那尤知縣因爲萬載城裏發生的奸殺案件太多。就同史冠芳商議。一古擺兒都卸在張鬚子身上。張鬚子有個徒弟。熬不住堂上的飛刑。便供出燕哥是鐵血黨裏叛賊來。尤知縣見張鬚子的徒弟。又認下這樣的口供。連夜申詳上憲。那江西撫制藩臬各大衙門。都是袒護八卦教的。正因萬載人民。有到他們的衙門泣訴八卦教不法的行爲。正苦沒法敷衍下去。接連收到萬載縣先後呈文。諭令萬載縣嚴刑拷問叛黨。就地正法。省得解至省垣。要担受許多的風險。尤知縣接到上峯的公文。便快活得什麼似的。又和史冠芳商酌一番。把燕哥等各



犯都帶到堂上。這時張鬚子的妻子。和那懷抱裏的三歲男孩。都已逮捕收禁。燕哥等的兩邊琵琶骨。早被他們擒穿起來。尤知縣照例。又用飛刑拷問一番。張鬚子和其餘十五名徒弟。都是大罵不止。忍痛受刑。最後又拷問燕哥。問他叛黨共有多少。辦事的機關在什麼地方。燕哥總是咬定牙關。一言不發。張鬚子那個不值價的徒弟。對於我們黨內的關係。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如何能指出我們黨裏有多少人員。辦事的機關在什麼地方哩。就把那尤知縣又氣得什麼似的。喝令衙役。取一把鋼銼。一碗鹽滷上來。當由值刑的用鋼銼銼着燕哥的兩邊琵琶骨。一時血肉迸飛。骨屑都銼下一大攤來。又用鹽滷洒在燕哥銼傷的所在。燕哥也祇有咬牙忍受。那銼越發銼得緊了。骨血紛紛飛落。落下來都是熱的。……祁鐸說到這裏。已不忍向下說了。再看飛熊和一衆的男女英雄。都流下許多的血淚。雲娘却一聲不哭。一個白裏暈紅的粉臉兒。已



慘白得像個灰臉。向祁鐸嗚咽道。我的心已沒了。請你大略說幾句吧。祁鐸勉強說道。燕哥經過這番嚴刑。仍然沒有供出黨中的祕密。尤知縣按法將燕哥等都凌遲處死。連張鬍子的老妻幼孩。都犯了凌遲的罪。史冠芳又暗地把燕哥的屍首。剗成肉醢。給他自家下酒。嗣後史冠芳離了萬載。萬載縣的小強盜。替張鬍子報仇。暗殺了尤知縣。後任的縣官。又是一個糊塗虫。將萬載縣的小強盜捉解到縣。都寄在監裏。專待上峯的回文到來。便執行斬決。我到萬載時。探出這樣的風聲。本想單身尋史冠芳給燕哥報仇。但怕自家失足。吃那廝捉住。這裏又得不到一點消息。我死以後更有誰來給我們報仇哩。所以我左思右想。祇好回到福建。燕哥的陰靈不遠。也該原諒我的苦衷。我不是怕死的。怕死的人。也算燕哥的朋友嗎。可憐沿路上見一般受過八卦教傷害的地方。夜間看着天空飛起一羣大雁。就怕是八卦教裏的神鳥。聽着外面有半點風聲。



便疑是八卦教的神兵。表面上雖像做危幕棲安的樣子。各安其業。泯然無所知覺。其實是風聲鶴唳。幾疑草木皆兵了。毋論我們和史冠芳有這海樣深的私仇。卽以公仇而論。也和這八卦教是勢不兩立的了。我說這八卦教中的術士。比滿人還加倍殘暴。……祁鐸說完這話。大家又哭了一場。其時雲娘仍然是神色自若。撒去簪環。洗去臉上的鉛粉。走到裏面。又換了一套純素的衣服。見衆人仍在那裏痛哭。便急着嚷道。諸位伯叔兄弟姊妹。奈何專學我們兒女子的態度。哭是哭不出道理來的。……馮郎這們的慘死。就同拿刀割我的心肝一般。我哭他有什麼益處。諸位伯叔姊妹能替中國除去這般的害馬。我再隨馮郎同到泉下。那麼馮郎也含笑相迎了。衆人哭了一會。便商議對待這八卦教的辦法。其中議論紛紛不一。總以先撲滅史冠芳。然後再圖驅逐滿奴。揮復疆土。後由飛熊提說。欲撲滅史冠芳。我們這幾個是辦不好的。必須請我師




傳出山才可以制那廝們的死。因我師傅劍術高深。不拘什麼左道旁門的邪術。我師傅總有撲滅的能耐。衆人聽了都齊聲附和。飛熊便到直隸飛龍嶺來。求見他師傅朱獨臂。這朱獨臂原是大明崇禎皇帝的長公主。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京城已破。崇禎皇帝入壽甯宮。向長公主哭道。你怎麼生在我家。……一面說。一面便舉刀砍壞了長宮主的一隻左臂。長公主這時已十五歲了。生就花一般的容貌。鐵一般的心腸。知道父皇砍傷自家的這隻左臂。是爲保全自家的名節起見。李闖入宮。見長公主受傷仆地。就不去糟蹋他的身體。將他救甦過來。送到嘉定伯周國丈那裏調養。順治入關。求得故附馬周顯。仍命尙長公主。長公主向周顯哭道。國破家亡。何心再享同居之樂。君家亦世受國恩。縱無力恢復山河。豈忍便忘父皇的大德。強迫我這可憐的弱女嗎。周顯便不敢相逼。那日忽然來了一個化緣的尼姑。勸長公主出家。長公主早有這



出家的念頭。竟隨那化緣的尼姑一路而去。周顯便上書奏報長公主已逝世了。這一宗公案。也就瞞過當代君民的耳目。其時老尼把長公主帶到山中。雜度已畢。老尼替長公主題了一個法名。喚做廣慈。廣慈見老尼一不誦法華經。二不念梁王懺。日間都在寺裏和廣慈同事補紉的工作。夜間便不見老尼的蹤跡。很是詫異不小。這夜廣慈兀自從睡夢裏醒過來。一時心火上炎。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着。這夜的月色。甚是皎潔。從窗外射進來。把禪房照得同白晝相似。廣慈穿衣下床。在禪房踱了一會。覺得這禪房太窄狹了。便走到後院。立入院中。向天空吐納了幾口清氣。陡然見一團黑影。在月光下移動。漸移漸高。那黑影先前像風箏那般大小。以後就小得如彈丸一般。一轉瞬那黑影已不見了。再仔細凝神向月亮下望了一會。好容易才又望見那黑影又漸漸低落下來。在月下盤旋飛動着。但不及飛鳥飛得迅快。再一轉瞬。已見那黑影從月光

下飛落而下。恰落在那後院裏面。廣慈一看是自家的師傅。再近前細看。不是他師傅是誰。便跪在老尼面前。求老尼教給他的飛行法術。老尼笑道。廣慈敢是瘋了。你壞了一隻膀子。那裏飛得起來。我看你的資質不凡。倒可學成了劍術。廣慈道。學劍有什麼用處哩。老尼道。這劍術是達摩大師傳給下來的。劍術成功以後。大則能成金鋼不壞的身體。小則可避免虎狼。但怕你是金枝玉葉的人。吃不消這般的辛苦。就壞去這一隻膀子。學劍是不妨事的。廣慈道。祇求師傅能教給我的劍法。那怕吃人所不能吃的苦。我都可以吃得下來。千年如一日……老尼見廣慈的意志堅定。於是老尼把廣慈一帶帶到一處久經關鎖的寮房裏。開了房門。從房裏射出燈光來。廣慈走進房裏。老尼又隨手把房門關上了。廣慈聽關門的聲音。非常嚮亮。心裏疑是鐵門。仔細一看。不是鐵門是什麼。忙走到一座小神龕前。把油燈甩得略亮些。再向四壁一看。都是鐵板。



包成的。東邊牆角落間。有一個雞子般的窟窿。從窟窿射進月光來。廣慈出了一會神。看室裏也鋪着床帳。椅桌蒲團。一切什物。無不具有。四壁好像都懸着什麼畫圖。遂近前一看。又因燈光低暗下來。看不清畫的些什麼東西。仍將燈再別亮些。端起來向壁上一照。却見都畫着熊經鳥伸華陀五禽圖的樣子。廣慈是何等聰明的人。從此便學着壁上畫圖中人的樣子。按次做去。每到飢餓的時候。輒有果餌從那窟窿裏送進來。蒲團下有個小洞。爲每天出入湯水調換便桶之所。就這們練習了半年。自覺血脈流通。身體靈捷。氣力澎漲。愈練愈精。愈精愈熟。到了一年以後。竟能一跳跳到屋頂上。那天竟使力向屋頂上衝去。祇聽得嘩啦一聲響。屋瓦衝破了一大塊。隨着身體紛紛從屋樑上掉落下來。頭皮上却沒有損傷半點。屋上已衝出個斗大的窟窿。廣慈衝了一回。仍將雙足一墊。再向上衝去。身體已從窟窿裏躡到了瓦面。廣慈這一喜。真是喜從



第十九回 濁流飲恨人血酒漿 危幕棲安風聲草木

天降。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二十回

朱獨臂獨闢太陽宗 邵繼光繼設三元會


話說廣慈衝出了瓦面。翩然而下。無意間同一個人撞個滿懷。見是自家的師傅。慌忙跪倒。老尼卽一把將他扶起。笑道。你的資格真夠。可以隨我學劍了。祇我們學劍的人。要持守三戒。你的人格高尚。淫盜兩戒。是決不會犯的。所慮者劍成以後。難免不犯殺戒。廣慈道。世界上可殺的人很多。譬如殺一個人。能救出千百個人。不殺一個人。這千百個人却不免死在那一個人手下。這個人也不當殺麼。老尼道。這不算是殺。還算是生。我不過戒你劍成以後。不可妄殺一人。以逆天數。廣慈聽了。便隨老尼到佛前摩頂受戒。從此給廣慈一柄寶劍。叫他靜坐蒲團。養氣一回。然後托劍在手。劍柄向內。劍鋒向外。把全身的精氣神。都貫注到劍鋒上。向劍柄呼吸着。每日照例早晚練習兩次。每次要練兩個時。



辰。餘時靜坐養氣。收神攝精。眼觀鼻。鼻觀心。眼不妄視。鼻不妄嗅。心不妄動。練到三月以後。別的看不出什麼進境。祇是心地很覺暢快。呼吸的功夫。已有了成績。一呼則劍上生暈。如罩了一層薄霧。一吸則霧散暈消。那劍光晶瑩光潤。如同新出礪的一般。老尼又教他七出八反。鍊氣歸神的功夫。如是鍊了五年。愈練愈精。愈精愈妙。氣與劍俱。劍隨神化。精同劍合。精氣神劍。練而爲一。心有所思。劍即聽命。從耳目口鼻等竅。露出一道劍光。如閃電臨空。光芒萬丈。能在百步以外。飛斬人首。劍光到處。金石爲開。廣慈學劍已成。即拜別師傅下山。那崑崙鶯嶺。天外三峯。隨處皆有廣慈足跡的所在。男女的徒弟也收的不少。廣慈總因他們的根基薄弱。成就亦復有限。那呂晚村的小姐。呂四娘也列在廣慈弟子之列。廣慈見四娘小姐的六寸圓膚。不曾收過包裹。周身的氣脈。流轉行通。毫無一些阻滯。有諸內必彰諸外。那四娘小臉。髮如黑漆。唇如綻櫻。眉彎




似新月。眼秀若明星。他那吹彈欲破的面龐兒。婉娜中露出剛健的神氣來。就傾囊倒篋般。把自家的劍法。完全授給了四娘小姐。嗣後劍娘替父報仇。在乾清宮刺殺雍正。全仗這劍術的功用。幹出那兔起鶻沒的事體出來。這都是未來的文章。却非本回範圍所及。且不去說他。單言廣慈曾在崑崙山頂。會見了一個和尚。法名喚做痛禪。也是前明的天演世胄。原名却喚做朱德疇。因明室巔覆。薙髮空門。不願爲滿清的臣子。廣慈和痛禪談論劍功。非常投合。痛禪勸廣慈替先皇立廟。好保全朱氏的一線香火。自然廣慈也極表同情。但因在滿奴的勢力之下。心裏雖要爲先皇立廟。事實上却如何輕易辦得到呢。因潛心冥索。却被廣慈想出個辦法來了。廣慈因想日爲君象。我何不創建一座太陽庵。再撰出一部太陽經來。表面上雖然是供奉太陽菩薩。實則是供奉先皇的香火。在這太陽經中。將先皇的德澤。先皇的忌辰。一古攏兒都隱含在這中間。



不是最好的辦法麼。廣慈想到這裏，便擇定直隸飛龍嶺地勢險峻的地方，建了一座太陽廟。這一宗就喚做太陽宗。廣慈便做了太陽宗中的開山始祖。那太陽經中，劈頭就是一句「太陽明明朱光佛」，痛禪却說這朱字太顯然了，祇得將朱字改作諸字。第二句便是「四大神州鎮乾坤」，這原是追頌先皇的功德。又說什麼別個神明有人敬，無人敬我太陽神。這却是鄙怨臣事滿清的漢奸奴才。祇知阿附滿人，不復想念到先皇的德澤了。又說什麼太陽三月十九生，就是指定先皇蒙難的時期。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了。（餘略）這部太陽經傳世以來，在自命明眼打破迷信的人，總以為這太陽經是信口胡談，毫無根據的。確是太陽宗的佛門弟子打的誑語，就惹得一般的愚夫愚婦迷信起來。那裏知道廣慈的一片苦心。正沒處可告天下後世人呢。話休煩絮，廣慈自創築這座太陽庵以來，凡有廣慈痛禪的俗家弟子，都做了太陽宗的護法。太陽宗的僧



尼遍滿天下。廣慈的護法徒弟也就不少了。不過廣慈對於祀奉先皇的志願。除去痛禪及呂四娘而外。別個太陽宗的護法弟子。學劍的弟子。是沒有知道的。薛飛熊和荀建祿雖爲廣慈的劍門弟子。廣慈的劍術。薛飛熊祇學得十分之三。荀建祿竟學得十分之二。都以爲廣慈是佛門中的一個劍術大家。却不明白廣慈是何等心肝的人。祇知廣慈是個獨臂尼姑。俗家姓朱。却不明白廣慈就是前明崇禎皇帝的長公主。不是薛飛熊等心粗。想不到個中的關節。實因廣慈埋頭隱跡。不肯把自家的祕密。輕易宣洩出來。毋怪乎薛飛熊涉世多年。祇知仗義鋤奸是劍客應盡的責任。却不會引動他的思想。於今薛飛熊被祁佩符說明了大義。組織這個鐵血黨。方知獨居首揆的騷韃子。不但是我們漢人的仇人。他的祖宗。還是我們漢人祖宗的仇人了。但飛熊又因八卦教裏那個史冠芳。將來的患害比滿人加倍殘毒。他愛壻馮燕南的大仇。又沒有不



報的道理。祇因八卦教中的妖法厲害。他們的劍術功夫。畢竟有限。若輕易和史冠芳動起手來。是沒有良好的結果。所以決意到飛龍嶺來。想請廣慈出山。雖然廣慈已遁跡空門。不聞國事。但請廣慈替社會上除去史冠芳這種人妖。斷沒有不答應的。飛熊決定這個主意。那天到了飛龍嶺上。叩見了廣慈。把自己的來意哭訴了一番。廣慈道。你的來意老僧早已明白了。不待你前來請我。已令四娘前去幫你們辦理那東西去了。但老僧有句要緊的話。你們和八卦教廝併起來。不得妄殺一人。妄殺了八卦教裏的好人。就是老僧的罪過。你祇知八卦教在江西地方。擾亂得不成話說。你可知四川峨眉山上。有一個邵繼光。在那裏繼設三元會。那東西才是你們將來的大敵呢。飛熊再問下去。見廣慈在蒲團上合着雙掌。已入定了。廣慈身邊站立的兩個小尼姑。各把纖掌向飛熊一揚。意思是教飛熊退出去。飛熊是知道廣慈性格的。廣慈要說的話。你




不問他也可以對你說來。廣慈不肯說的話。你多問了。就嫌麻煩。飛熊見勢頭不對。那裏還肯多問。又俯伏在那蒲團下。行了三拜九叩首的大禮。走出廟門。回到莆田祁公館裏。衆人見飛熊一個人回來了。很是驚疑。及至飛熊把廣慈的話說了一個梗概。大家方才明白。然而畢竟未見到什麼呂四娘。各人都怕廣慈的話。是敷衍飛熊出門的。但飛熊向來曉得他師傅不打誑語。任憑衆人不相信他師傅。他總是決定呂四娘必定要幫助他們出力的。這日忽然見楊錫慶來了。大家相見之下。見過了禮。各自問訊一番。楊錫慶聽說馮燕南遇害的事。也洒了許多同情的眼淚。坐下來說道。馮大哥的仇。是不可不報的。我聽那史冠芳的妖法。恰與四川三元會是一般的厲害。飛熊聽到這裏。便向楊錫慶問道。那三元會中的首領。可是邵繼光。他們的厲害。比開光何如。楊錫慶道。我打聽他們三元會的妖法。坐上一張蘆蓆。便可以飛到天上。洒了一把荳子。



就有無數的神兵從天而降。開光的妖法。是嚇得人傷不得人的。原是一般迷障的法術。哄嚇幾個沒有眼睛的人。若是遇到真有本領的。開光總用劍法。不用妖法。這些話是你老人家告知家父。由家父轉告給小姪的。若說起那三元會的首領。邵繼光劍法比開光厲害。妖法能傷人性命。不是開光專用的。是一種迷障法。但我在四川蛾眉山左近的地方。打聽他們這三元會。在康熙年間。已有人提倡天地人三教的主義。天主教主張神權。地教超拔衆生的苦惱。人教尊重人道。原是一個冠冕堂皇的好題目。那時尙未能十分發達。想不到那開光賊禿。會假借這般好題目。愚弄人民。暗地卻逞此發揚他的凶燄。輔助他的淫威。究竟他的妖術有限。不能成事。這邵繼光因比不得開光。也比不得那八卦教裏的史冠芳。邵繼光的妖法。越是活靈活現。越近於左道旁門的法術。從根基上着想。自然論他也不是個好人。可是話又說回來了。邵繼光在四川一




帶仗着自家的法力廣大。在峨眉山上設教收徒。很做了許多正大光明的事情。官裏都信仰他。保護他。那峨眉山左近的人民。有受過邵繼光好處的。都稱頌邵繼光是萬家的生佛。據說這邵繼光的劍法。也很厲害。其初很在別省做過許多鋤奸殺暴的案子。後來遇到一個和尚。教他種種的法術。邵繼光因想三元會的主義。後起無人。就設立了這個三元會。那一天。是三元會宣法的時期。聽說宣法時的情形。甚是熱鬧。小姪也擠在人叢去探問一番。方走到半山之中。已是萬衆如潮。擠塞得人山人海。有一般男教徒。手裏都捧着一爐明香。分排兩邊。一個個都是純誠篤實的樣子。小姪擠進去一望。看會壇下面有官兵把守。閒人都遠遠站着。小姪也就不便進去。會壇前用松枝纏起一座高棚。高棚上橫着一方白底金字的匾額。匾額上寫着天地人三個大字。壇兩邊的會友們。都像入定老僧般。分坐在兩邊的蒲團上。嘴裏嘖哩咕嚕。不知念些什



麼。神案上點起兩枝大燭。燒着一爐檀香。案前還陳設了許多的印牌法儀等物。使我們見了。也不因不由的肅然起敬。這當兒忽聞樂聲大作。悽惋悠揚。那許多的教友。更是誠惶誠恐。便見壇後走出一人。雲衣道帽。秉拂佩劍。飄飄然有神仙的氣概。那人走到壇上。一時鼓樂齊鳴。異香馥郁。場中的萬衆。頓時靜默無聲。小姪便估定這人是邵繼光了。那邵繼光先後繞壇三遍。頂禮三元聖像。然後和一般會友參禮已畢。徐行就位。便揮着拂塵說道。衆會友聽者。我們稟受天地人三元之氣。應當崇敬天神。莊嚴地獄。光明人道。不踏蓮花歸極樂。不翻筋斗避災殃。寸心如鐵血。四大是空亡。……衆會友聽了。都叩首受教。恍然若有所悟。邵繼光將法牌一拍。其時法印已放在他的面前。遂又按劍說道。承諸會友過愛。特命我邵繼光主持會務。三元奧理。以後每逢壇會的時期。照例宣講傳佈。我邵繼光道法有限。此後會務。還望衆會友羣衆一心。向正路上



走去。我們會中道友。都是平等的階級。不分流品。不論疆界。千萬衆只如一人。休言衆會友有違背天神沉淪地獄。蔑弄人道等種種行爲。在所不赦。卽我邵繼光有違蔑教會章程。自甘墮落。亦當死在劍鋒之下。心力與共。法令相同。……壇下衆會友聽了。都肅然領受。又聽得鐺瑯瑯法鈴作響。邵繼光又接講許多的三元教理。就是一塊頑石。聽了也點一點頭。這一回教會散場以後。小姪又悄悄到邵繼光的臥室中探望幾次。總見他峨冠博帶。危坐案前。看不出臉上有一絲的邪氣。小姪深惜邵繼光這般人物。陷入異端。只沒法可以提醒他。但因他們這三元會的會友。都是純正不苟的人。那麼借神道設教。也不是什麼欺心蔑理的事。不過他們的妖法厲害。恐怕他們終不是個純正不苟的人。小姪猜着這個疑團。解決不下。回到都陽山。聽家母說我父親已入了鐵血黨。小姪特趕到這裏來入黨。想不到我們的大功未成。竟折去馮大哥這條膀。



子。那史冠芳殘暴行爲。實在令人可恨。……薛飛熊聽到這裏。很信他師傅廣慈的話。大有來由。想這邵繼光表面做得越好。骨子裏越陰狠險擊。暫時雖探不出他的鬼域情形。日後自然會露出馬腳來。這番也祇好權擱置一邊。撲滅史冠芳。才是我們要緊的事。正想到這裏。忽聽得呼啦一聲風響。在這響聲中間。已從屋上飛下一個人來。衆人見了都大吃一驚。究竟這人是誰。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珠齊聲說道。話不是這樣的說法。凡事由我們小弟兄小姊妹們奮勇當先。你們三位老人家當坐鎮其後。這才是正當的辦法呢。楊德武道。我們大家都去了。若史冠芳一面派人殺到這裏來。還了得嗎。我們此去原是行險。若不成功。以後的千斤重担。全在你們身上。假如大家沒有聚在一處。我一個人還不去嗎。我們前去剷除八卦教。你們仍舊出去做你們的事。我們的事却不用你們過問。祁鐸等聽了都不敢多言。雲娘當然是準備前去報仇。大家商議辦法。佩符令家人把村間的一羣黑狗牽來。揀那毛色純黑的宰了三四頭。把狗血用竹筒盛起。各人都帶在身邊。晚間用飽了酒飯。佩符等男女四人。各穿了夜行的衣靠。連夜飛到江西道經建昌。忽聽下面的哭聲震地。看一般老百姓們。拖男拽女。向叢莽間亂躲亂擲。好像反了兵馬過江來的樣子。佩符等見了各打個哨語。一齊從半天間飛落下來。就嚇得那些老百姓們。一個個同失了魂。

魄似的。奶媽抱著娃娃。媳婦帶著婆婆。父號其子。兄喚其弟。拚命價向前逃去。嘴裏都吶喊着八卦教的神兵殺得來了。……八卦教的神兵。又從天空飛下來了。……佩符聽了。暗想這八卦教。不知在江西一帶壞到甚麼樣子。可憐一般老百姓們。看見我們穿着這夜行衣靠。從天空飛下來。祇把我們當做是八卦教中的神兵。便嚇得屁滾尿流。真魂出竅。這裏做官的人。竟讓八卦教的邪士。鬧得地方上雞犬不甯。難道他們都沒有腦子嗎。正想到這裏。看飛熊已抓住了一個老百姓。問他嚷的那裏八卦教。二那人便抖著說道。乞乞天天天神爺饒命。小的多久就想入教了。……德武即從旁安慰道。你聽明白了。我們是耑來除殺那八卦教的。你可知史冠芳現在那裏。那人惊定道。原來老爺們是來勦滅八卦教的。謝天謝地。這可好極了。……那史冠芳現住城外三元宮裏。這八卦教到我們建昌來。鬧得不像個話了。起初就設教堂。抓住我



們不肯入教的男人。就殺。女人就弄到他們的教堂裏。勒逼同一般的教徒結歡喜緣。凡是我們村間不信教的。不知被八卦中人奸殺了多少。我們都提心吊胆。不知怎樣才好。村中不信教的人很多。今夜史冠芳遣神點將。據說要燒死我們這一村的人呢。我們就惊慌萬狀。就差要向墳塋裏去躲避。我們村中有幾個人。遇見過八卦教的神兵。從天上掉下來。惡狠狠地拿着一把刀。說你們若不肯入教。男的殺了。把屍首帶去祭八卦旗。女的奸了。將肚子割開來。挖起了心花五臟。血滴滴拿到教堂裏。說是掛紅。地方上人人入八卦教的。大半都是流氓地痞。都打着史冠芳的旗號。在城裏橫衝直撞。若是不入教的。和他們若有嫌怨。就加你一個違背教會的帽子。這人家登時便烟消火滅。毫無理由可說。死了也沒處伸冤。那人方說到此處。忽見後村一把火起。像有無數天神。天將都穿着八卦教的制服。在火光中飛來飛去。那時西北風大作。火得風而



益烈。風助火以延燒。一般村中逃難的人。回看村裏失了火。倒是小事。果然再遲跑一刻。這性命便滑在西瓜皮上了。祁佩符看火光中那些神兵神將。一個個都從口裏噴出火來。火一著落在房屋上。便起了一道烏烟。那火光如萬道金虹。有許多的火鴿火蛇。在空中亂飛亂舞。下風佈滿了黑烟。烟燄到處。薰得人抬頭不得。把眼淚鼻涕都流出來。祁佩符等男女英雄見此形狀。也不向那人多問。各自一飛冲天。竟冲到火光上面。迎著那西北風向火場飛近。看村中要燒成了平地。一般神兵神將。仍然是口中吐火。鼻竅生烟。當由雲娘從身邊筒裏把狗血潑下來。運足了氣功。對狗血不住的吹著。再經風氣一吹。那狗血便成毛毛雨的樣子。從天空落下來。佩符也照雲娘的辦法。一樣泡製。把狗血向火光中潑下。說也奇怪。這狗血真有解除妖法的功用。一時北風頓息。火氣全無。看那狗血都散潑在神兵神將的頭上。再仔細向下一望。那裏有什麼神



兵神將呢。佩符等好生驚訝向下一看。從灰裏搜檢一會。都尋不出什麼來。再逐細看來。見有無數的紙人。不曾被火燒燬。狗血淋淋漓漓的。黏在紙人的頭上。大家方信這神兵神將。完全是提著紙人子上場的。這當兒忽聽得颯聲大起。像似排山倒峽的一般。衆人都疑惑是八卦教的妖人來了。果然在這風聲當中。就聽得空中的一片吆喝聲。叱咤聲。却見有五六道青色白色灰色的劍光。在空中籠罩着。並看不出有什麼人在那裏廝殺。佩符等都弄得莫名其妙。却見從半天間飛下一個人來。誰知剛看見這人飛落下地。却又不見了。即聽得有人大喝道。那裏來的野種。壞我的法術。看我史教主的劍鋒不快麼。佩符等男女四位英雄。知道史冠芳是個勁敵。大家那敢怠慢。說時遲。那時快。佩符早從鼻竅裏洩出一道灰色的劍光。德武早從口竅裏吐出一道黑色的劍光。雲娘從耳竅裏發出一道白色的劍光。飛熊在眼竅裏露出一道青色的劍



光。先把他們的全身罩住。便聽得有人哈哈大笑。接連便見添了一道紅色的劍光。在佩符等劍光上盤旋打轉。那灰色黑色青色白色的劍光。其初還能將那紅色的劍光緊緊抵住。以後便支撐不住了。陡聽得噹啷啷一聲响。忽然減少了一道白色的劍光。原來是雲娘的劍。和那紅色的劍光一碰。雲娘偶覺渾身如火燒山的一樣。劍功一壞。霎時間已玉殞香消。身首異處的躺死火場裏。佩符飛熊德武三人見了都大吃一驚。在這吃驚的時候。他們都覺得渾身疲軟。那灰色黑色青色的劍光。越發低落下來。又聽得噹啷啷一聲。飛熊疑惑是佩符德武的劍。兩者必壞其一。不由大叫一聲。自家的劍光。已將入眼竅裏。再看佩符德武的劍光都不見了。並且那紅色的劍光。已不因不由的不知去向。看面前攤着一人。飛熊見是女屍。便估定是雲娘無疑了。再仔細看那血淋淋的一顆人頭。不是雲娘却是那個……飛熊便禁不住抱着他女兒的屍首。



號淘痛哭起來。這裏德武一眼看見面前也攤着一具男屍。身上穿着八卦式的短袍。一顆頭已砍成了兩半個。什九估着是史冠芳的屍首。但不明白這史冠芳是如何的死法。心裏很是詫異。那邊佩符聽空中的吆喝聲。叱咤聲。早已掩旗息鼓。聽不出什麼來。連那五六道青色白光灰色的劍光。一齊都條然不見。正在驚疑的時候。瞥見空間飛下三人。仔細一看。一個抓着一柄板斧。一個手裏握著一把大刀。一個是武裝貌美的女子。腰間佩著一技七星寶劍。在月光中看來。那女子雖然艷若芙蓉。却冷如桃李。佩符是不認得他的。正要向前問訊。便見德武指着那兩個男子問道。鐸兒慶兒。可知這位劍仙是不是四姑……楊錫慶當時點一點頭。便見祁鐸向飛熊猛然叫道。薛仁叔。呂四姑來了。他幫助我們殺了史冠芳的三個教徒。薛仁伯不必悲傷。快走過來。相四姑見一見……飛熊正哭得一佛涅槃。二佛出世。陡然聽說是呂四娘到了。却恨四



娘到了遲了。以致害了女兒的性命。但又不好不近前和他扳談。及至呂四娘和祁鐸等說明原故。大家才知殺史冠芳的那位劍仙。却不是呂四娘。究竟呂四娘和祁鐸說出些什麼來。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二十二回

史冠芳病賺楮棗卿 聞萬華怒激郭如海


話說荀炳從祁佩符等男女四位英雄出發以後。便和祁鐸楊錫慶錢迺剛珠等商量。荀炳的意思。因為這番到江西找那個史冠芳。反讓三個老前輩和雲娘前去冒險。祁鐸等幾個年少的英雄。若不去援助他們。在情理上都不甚妥當。祁鐸等也因荀炳的話。大有理由。但荀炳的毛羽未豐。不諳習飛行術。去也沒甚用處。錢迺剛是第一個要去。珠珠更想到雲娘夫婦當日救他的恩情。如今是前去替燕南報仇。雖然這件事用不著人多。畢竟多一個幫手是好些。雲娘想到這裏。便準備穿紮夜行的衣靠。和迺剛一齊出發。却留祁鐸錫慶看守本營。但祁鐸錫慶的理由。是因他們的父親出發冒險。做兒子的不去援助父親。還算得個兒子麼。祁鐸錫慶的理由十分充足。那麼迺剛珠珠也不好意



思再向他們說第二句話。祇好夫妻們留守門戶。讓祁鐸錫慶前去援助。單說祁鐸和錫慶二人。那時各展起飛行的法術。出了莆田。一到了江西建昌的境界。遠遠看見火光燭天。及至飛近火場的左近。向下一看。似乎見有好幾個人。在火場中尋些什麼似的。祁鐸二人這時尚不知他父親和飛熊等男女四位英雄。已用狗血破了八卦教的邪術。又沒有看見有什麼神兵神將。緣八卦教的妖法。所用的紙人紙馬。若在近處看來。竟與真的一般。假如在遠處一看。並沒有見些什麼。其中的理由。本非局外人所能明瞭。那時祁鐸錫慶正在盤旋輾轉的時候。却聽得風聲响處。早看空中現出三道的劍光。却沒有見到來的。是什麼人。便估着這也是八卦教的迷障法。二人都運足劍功。準備抵制。諸君欲知這三人在八卦教中。怎麼一般的也有這樣的劍功。談到學劍兩字。豈是八卦教的教徒能在咄嗟間體會得來。劍術若這們易學易精。這劍術兩字也



太沒有價值了。說起這三個人。都是劍門中的弟子。在達摩祖師面前都曾受過戒的。其中也有同那史冠芳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于今且抽出工夫來。敘述三人的歷史。却把史冠芳做個蛇頭。然後再寫到蛇腹蛇背蛇尾上去。使看官見了。才不疑惑他們是做書的信筆拈來。都成了畫蛇添足的人物。這史冠芳原是江西龍虎山的人氏。八九歲時候。就有兩臂的神力。被龍虎山上的淨明和尚賞識了。把他帶到庵中。教給他劍術。一不許他做強盜。二不許他殺人。三不許他奸淫人家的婦女。史冠芳起初受了淨明和尚的三種戒律。沒有違拗。及至劍術練成以後。淨明和尚已歸真返本。這時史冠芳是十六歲了。性的智識開得太早。又是孤苦人家的兒子。憑着他道身的本領。一時賺不到錢用。娶不到繚緞的小姑娘。便把劍門中的戒律置之度外。好在淨明已死。沒有人去管理他。便索性破了戒。在江湖做個強盜。很幹了些折柳採花的勾當。淫盜



二戒破了。殺人本是採花強盜的第二天性。但他在表面上很做了幾件大快人心的案件。就有許多江湖上拍馬屁的朋友。稱贊他是個俠盜呢。後來他在茅山左近一個山洞裏。又遇見了一個妖僧。傳給他種種的邪術。史冠芳學成了劍術。已是吃人不吐骨頭的老虎了。于今又會了種種的邪術。好比老虎身上長起兩道扇膊來。白日盜庫。黑夜劫女。也用不着他親自出馬。仗着他的神通廣大。剪幾個紙人。畫幾道符。念兩句咒語。便能實行他淫盜的工作了。那天有一個三十來歲的人。到史冠芳家裏找史冠芳說話。這時史冠芳却比不得從前的史冠芳了。一般也起築了華堂大廈。使婢呼奴。完全是個有身分人的樣子。早由史家的僕人。拿着一張大紅的名片進來。史冠芳見那名片上。寫着褚棣卿三字。史冠芳暗想這是安徽鳳陽褚玉山的兒子。記得一月以前。自家曾與褚玉山紅中碰面。在一家窩子裏。用法術殺了他。江湖上人十個有九個



知道這件事的。聽說這褚棣卿的劍功。比他父親要好得幾倍。也曾到這裏來暗殺幾次。都被白家用迷障解脫了。這回褚棣卿却大模大樣的。到我這裏。我要是躲避他。顯得我是胆小怕事的人。便壞了我半世的英名。萬一不度量自己的能力。能吃得住他。冒昧同他動起手來。這是何等行險僥倖的事。史冠芳想到這裏。猛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向那個看門的附耳叮囑了幾句。看門的人諾諾而退。出來見褚棣卿道。褚老爺來得巧極了。我家的主人。正病在床上。請褚老爺進去。有句話要當面告知褚老爺。果然褚老爺要打死他。比踏死一隻螞蟻還容易哩。褚棣卿笑道。好好的裝起什麼病也罷。我就去會他。看他有什麼本領。要對我使出來。那看門的便把褚棣卿一領。領到史冠芳的房外。兀自去了。褚棣卿剛要跨進房門。猛覺得背後括起一陣冷風。颼颼颼吹得褚棣卿毛髮直豎。幾乎失口把哎呀叫出來。在這陣風聲中間。似乎見一個人



在褚棣卿面前閃了一閃。……褚棣卿這一驚非同小可。再仔細一望。看那人千不是萬不是。正是他父親褚玉山。褚玉卿見他父親頸項邊有刀傷的血痕。兩眼的淚珠。一滴滴洒落下來。拉着褚玉卿的手哭道。好兒子你爺死得真好苦呀。你不給爺殺了仇人。你就不是姓褚的子孫了。褚棣卿也不由的哭道。兒子報仇的心腸。不是一天了。爺在暗中助兒子的一臂之力。殺了這姓史的。便完了事了。褚玉山道。畜生休要鹵莽。你爺的仇人尙不得明白什麼便能報仇哩。褚棣卿又哭道。這姓史的不是我爺殺身的仇人麼。明明我爺是他用妖法害死的。什說不是。褚玉山道。你爺的仇人是雲南李。……褚棣卿聽了好生驚訝。再看他父親的靈魂。已不知去向。直驚得倒抽了一口冷氣。待要抽身便走。……忽聽得病房裏有人在床上叫道。你這條命。須不是我害的。到我這裏來囉。囉什麼。褚棣卿猛聽得這兩句話。便拽住了腳步。那病人又不向下說了。但



聽得一個女子的聲音問道。你是怎麼樣了。竟是說出這般的謔語。那人又低低說道。我真糊塗極了。……哎呀。你褚老教師是說的那裏話。祇要做晚輩有這一口氣。什麼事都可以幫老教師的忙。萬一這回一病不起。老教師須不能怪我了。了字未曾出口。却聽得嘩啦一聲響。褚棣卿已踢起兩扇房門走了進來。抽出一枝寶劍喝道。姓史的你別要裝神弄鬼的。在我跟前撒清。看我的劍不快麼。史冠芳却不理他。從床上一骨碌跳起來。指着棣卿罵道。姓李的。我叫你認得。……褚棣卿見他兩額骨上紅得像火一般。房裏又佈着藥爐茶灶之類。暗想這可不是他用的法術了。就這們一想。不由翻倒虎軀。向史冠芳納頭剪拂。原來江湖上人下拜。不叫做下拜。因為敗字太不吉利。大家都說下拜是剪拂。史冠芳見褚棣卿已入了彀中。心想那裏來的褚玉山。這原是自家紙人符咒的作用。因他看褚棣卿的本領不凡。很願拉褚棣卿做個幫手。並且在江



湖上也少了一個仇人。但這時尙不肯一拍即合。兀的從床頭抓過一柄劍來。要向褚棣卿劈頭躲下。褚棣卿急忙退後一步。分辯說道。我是褚玉山的兒子。我是褚棣卿。……史冠芳聽了。兀自抽回寶劍。出了一會神。便由那女子絞個一把手巾。在史冠芳頭上揩抹一下。忽的史冠芳把劍撇在一邊。抱著褚棣卿的頭。放聲大哭起來。史冠芳照例又說出一派的謊言。說他適才聽褚棣卿來了。便想對棣卿把當日褚玉山被害的情形。說個一明二白。不料頃刻間便有些昏糊起來。褚棣卿問他昏糊時的情形。史冠芳却不明白是見些什麼。說些什麼。及至那女子對史冠芳說了個梗概。史冠芳却故意失驚道。怪起來。又向褚棣卿道。當日安徽李道生。暗殺了尊大人。却嫁禍在我身上。我和尊大人同住。在玉玫瑰的私窩子裏。各自走各的路。原沒有什麼爭風吃醋的話。不料江湖上人硬說我害了尊大人。這才是斗大的冤枉。褚棣卿聽了。毫無疑惑。從此



便住在史冠芳的府中。看史冠芳的病一天一天的好了。便請史冠芳幫助他。到山東去殺了李道生。這李道生原是江湖上一個獨行的大盜做的奸盜案件很不少。于今平白無辜死在褚棣卿手裏。江湖上人却不說他死得冤枉也。沒有人替他報仇。但褚棣卿殺了道生。後來也察覺是受了史冠芳的欺騙。却爲什麼反顏事仇。不和史冠芳算這篇賬。因爲史冠芳察看褚棣卿的性格。喜歡玩女人。那一夜沒有俊俏的女人陪褚棣卿睡。褚棣卿便睡不着。若膩上了絕色的小姑娘。便把天大的事情。却撇下腦後。史冠芳看褚棣卿是這樣的性格。其時史冠芳已做了八卦教的教主。索性把種種邪術傳給了褚棣卿。是凡在外面弄來的小姑娘。和褚棣卿輪流取樂。實行公開的主義。有時還讓褚棣卿獨甘嚮鼎。這褚棣卿不但不想給他父親報仇。反把史冠芳感激得什麼似的。……褚棣卿那時又介紹江湖上兩個臭肉同味的好漢入八卦教。和史



冠芳教主。都是平等的稱呼。沒有尊卑的階級。這兩個好漢。一個姓聞名萬華。一個姓郭名如海。原是江西吉安的两个地痞。郭如海的本領。在聞萬華之上。性格比聞萬華略和平些。但聞萬華本和郭如海稱霸吉安。却没有和郭如海較量一下。眼見郭如海的勢力比自己大。本來不知道郭如海的功夫好到什麼地步。滿心要同郭如海見過高下。想栽他一個跟斗。好顯露自家的面子。但郭如海輕易不肯在人多廣衆的地方。輕易露出自家的本領。每見聞萬華要和他比試。郭如海總是搖搖頭不答應。那天聞萬華到一個旅店裏去賭錢。看迎面來了一人。一路行著。一路撞著。脚步底下。跌跌撞撞的。像有了十分的酒意。聞萬華認得他是郭如海兄弟郭如鳳。這時郭如鳳一眼看見了聞萬華。早高叫起來。說。聞老大。我們多久不見了。你這幾天到那裏賭錢的。却没有請我吃過半杯老酒。把我郭二都想壞了。我若有半句謊。就是你養下來的。快去快



去。我們再吃個三杯說罷。急扯着聞萬華的衣袖不放。聞萬華怒道：誰和你是老大老二的。老子聞大爺這兩天輸了幾個錢。你挑老子的眼花嗎。你要老子去陪你灌黃湯。就得把你媽叫出來。先陪老子到旅店去開房間。老子就依你。……郭如鳳矇矇懂懂的罵道：姓聞的。你是抱著你的娘入昏了。臭燒酒喝在老子的肚子裏。你在這裏放的什麼臭屁。聞萬華聽了。便舉起右腿。向郭如鳳腰眼裏輕輕一踢。踢得郭如鳳哎呀哎呀的怪叫起來。聞萬華趁勢把手一揚。那郭如鳳直跌出一丈開外。口裏不住的讓道：聞萬華打死人了。……聞萬華祇向他冷冷地笑了一聲道：你這般膿包的樣子。丟了你娘的臉面。老子還要重重的來打你幾下。打你便是打的郭如海。一面說。一面又撈衣捲袖般。裝做要打郭如鳳的樣子。這時候早有人飛也似的去報知郭如海。却氣得郭如海一把無明火。直衝腦際。早卸了外面的長衫。跑到這裏來。向聞萬華喝道：你是



好漢。就不該打他這醉漢子。常言道神虎不鬥弱鼠。你是好漢。怎麼同他動手。聞萬華怒道。我本不當打他。誰叫他仗着你的威風。來輕薄我。羞辱我。我和你不用多說廢話。有本領只管使出來。說着便拷着上風站了。看的人都跑開了。恐怕拳頭上沒有長着眼睛。祇有郭聞二人的徒弟。看他們的師傅。是怎樣的動手。誰也不肯坍自己師傅的台。上前幫助。究竟郭聞二人的勝負如何。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二十三回

貂裘換酒名士襟懷 羅袂生寒美人肝胆

話說郭如海和聞萬華各自站立了門戶。走了十幾個回合。郭如海急使了一個蝴蝶穿花心的架式。猛的飛起一隻左腳向聞萬華心窩裏踢來。聞萬華說好。一手將郭如海的左腳搶住。郭如海的左腳被聞萬華接住。那一隻右腳又拔地飛了起來。聞萬華知郭如海最擅場硬功。是這類的鴛鴦腳。他曾下苦功練習了一年多。就想接住郭如海的鴛鴦腳。於今見郭如海又飛起一隻右腳。也用空着的右手接住了。郭如海被聞萬華把雙腳一提。就提在空中。忽然聞萬華覺得一陣心疼。知道不妙。慌忙把郭如海的雙腳放下。郭如海已拔地跳起。慌得聞萬華向郭如海面前一跪。說。外人都說我的本領。比郭大哥大。我說他們亂替我吹牛皮。他們總不相信。多久想同郭大哥見個高低。好禁止外面



人的謠言。郭大哥總是一百個不答應。所以我不得已出於這條下策。好顯顯郭大哥的本領。於今可知郭大哥的功夫。實在比我好。有人不相信。我袒開胸膛給他們看一看。旋說旋解開胸前的衣服。有人見他露出碗口大的兩個紫斑。才知聞萬華的確是被郭如海打敗了。那郭如鳳要從地下爬起來。很很地教訓聞萬華一頓。畢竟是多喝了幾杯黃湯。那裏還掙扎得起呢。衆人看郭如鳳腰眼裏有一塊紅色的斑傷。不甚危險。郭如海便信聞萬華的話。句句從心坎裏挖了出來。便替他用傷藥治好了傷痕。由郭如海的徒弟把郭如鳳攙扶走了。從此郭聞二人的交情更深一層了。看官須知這郭如海聞萬華二人也是劍門中的好手。這回捉對廝打。誰也不會運用他們的劍功。這非是做書的有意躲閃。實因他們在青天白日之下。非到那必不得已的時候。却不肯胡亂使出劍功。給人看了驚疑。郭聞二人都和褚棣卿是呼同一氣的人。褚棣卿




已在八卦教裏做起大頭目來。便將郭聞二人介紹入教。那時祁鐸錫慶在半空間所見的三道灰色青色白色的劍光便是褚棣卿郭如海聞萬華三人。受了史冠芳的教令。先行到這裏來的。却見前面已飛來兩個穿着飛行衣靠的人。便各自放出劍光。準備抵制。祁鐸錫慶也祇好各運足了劍功從口竅裏各吐出兩道白色的劍光。敵住他們三道的劍光。看看已是支撐不住。忽聽得咣咣數聲響。卽見一個女子。手裏正握着一枝寶劍。劍光到處。已割了棣卿如海萬華三人的首級。屍首都化成了血水隨風飄漾。這女子正是呂四娘。當下便向祁鐸錫慶二人略說和自家師傅前來助陣的話。及至飛落到火場下。廣慈已殺了史冠芳。回到飛龍嶺去了。江西的八卦教自去了這個頭目。所謂蛇無頭不行。沒幾天功夫。其餘的教徒。都風消霧散了。所有孫士麟這一般小頭目。所能學會的幾種妖法。都是史冠芳臨時傳給他們的。過了史冠芳所吩咐



的時期。這妖法也就不生效用了。薛飛熊因聽受廣慈所囑託的話，並不敢妄殺一人。連夜帶了雲娘的屍首，一齊回到莆田。但據呂四娘說來，廣慈已在三日前，先令他到江西來。路上因爲一件事，絆住了脚步……及至到了建昌。見廣慈來了。廣慈對他說，雲娘這番萬難脫險。那個史冠芳却非自己親自誅殺不可。四娘問廣慈是什麼緣故。廣慈不肯說。薛飛熊把他女兒的屍首歸葬在西溪祖塋之側。墓前豎起一方石碑，上面題着烈女雲兒之墓。六字從此四時八節，飛熊夫婦必到雲娘墓上哭祭一番。這也不在話下。四娘在莆田住了一日。因爲幾日前的那一件事，必須四娘前去再走一遭。好把那一對鴛鴦介紹入鐵血黨中做事。看官欲問這兩人的詳細歷史，不妨讓在下捉筆寫來。須知這是本書中最有價值的情史。斷非在下捉風捕影，信筆拈成的人物。却說安徽廣德縣西去十五里外，有一座曹家邨。邨中有二十餘家姓曹。却有一



家姓范。其時范家的主人名范百朋，原是從壽州逃荒到廣德來的。范百朋是個不第的秀才。一家三口逃到了曹家邨，靠自己肚子裏的黑墨水，教幾個村牛土馬般的學童吃飯。不想回壽州去了。他的境況苦到極處，性格亦高到極處。他的詩文朋友，在廣德縣裏沒有一個。因他是個異鄉人，休言一般名彪虎榜昂頭入丈高的得志人物，不肯跌落自己的身分。和他要好，就是芸窗失志的無名小輩，也不屑和他這個沒腳蟹的朋友來往。偏有一個怪物曹人權，還是個孝廉公。和范百朋比隣而居。覺得范百朋是個濁流時代中的清流人物。每趁范百朋在散學的時候，便來暢談。兩人氣味相投，彼此暢談之間，時哭時笑，悲喜無常。這曹人權本來也沒有個知己的朋友。一般知名的人士，都是巴結曹人權不上。不料曹人權反同范百朋要好起來。可見詩文命脈，比骨肉妻孥，還加倍真摯。那天是地臘日，曹人權便邀范百朋到城裏去洗浴，已畢出了



浴室。却見天上飄了些瑞雪。曹人權高興。同范百朋在廣德城裏閒步。曹人權身上披着一件貂裘。冒雪衝寒。又得范百朋結伴而行。不由雅興勃發。看廣德城中那幾條街道。雖然沒有極大的商店。却也有幾家酒樓。因為天氣嚴寒。那酒樓上的生意很好。曹人權却不肯一足便踏了進去。又看沿城的樹木。被東北風括得像要倒下來的一般。范白朋覺得身上有些寒意。向曹人權笑道。冷呀。這裏有一家酒樓。倒僻靜些。我們且進去買一壺酒吃。也好抵擋些寒氣。曹人權也笑道。我早已有這個興致。因為那大街上的精緻酒樓。只插不進身子去。這一家倒可以去得。因走了一家可以居的酒樓上。揀一張檯子坐下。一時堂倌早切了好些牛肉。成大盤的擺在檯子上。開了一罐花雕。給他們來擺盞。兩人談談說說。十分快樂。飲至半酣。曹人權見左邊一張檯子上。坐着一個年紀在五十開外的尼姑。穿着一件渾身油垢的破衲衣。骨都骨都喝着一杯的



膏粱酒儘性廝吃那牛肉。曹人權看他臉上喝得通紅的。那兩個眼珠子。火一般的射出光來。心裏就驚訝得很。一時和范百朋却吃了有三四分的酒意。便停杯不飲了。伸手向自家口袋裏一摸。那隻手伸了進去。便縮不出來。緣因身邊所帶的錢很少。已在浴室裏用光了。范百朋的袋子裏。向來又沒有帶過分文半鈔。曹人權不由笑了一笑。索性叫堂倌多切上幾盤牛肉。又打上一壺的好酒。兩人又淺斟低酌的吃喝起來。約吃了有七八分的酒意。曹人權便從身上脫下一件貂裘。抵押在酒店裏。那掌櫃的却不認識他們。問曹人權幾時來贖。曹人權道。你這家子的酒倒好得很。貂裘我是不贖了。下次再到你店裏吃幾杯兒便完了事了。說畢。便指那尼姑問堂倌道。那師傅的酒資也歸我會賬。你們也可不用向他要錢了。那尼姑聽了。祇向曹人權釘了幾眼。也不說什麼。堂倌把舌頭伸了一伸。暗想我們做了十多年的生意。沒有碰到這樣的傻子。




估量這一件貂裘。起碼要值得三五百兩。怎麼說吃兩回酒便完了事了。曹人權同范百朋走下了酒樓。見天色亦已向晚。那雪勢到止住了。一路上只覺得寒風凜冽。像個晚晴的光景。破雲裏已露出半邊的凍月。一直走向曹家村上。各人都回去安歇。那夜曹人權正在沉沉酣睡的時候。耳朵裏彷彿聽他妻子喊了一聲強盜。曹人權便清醒過來。披起了衣裳。睜眼一看。却見日間在可以居酒樓上的那個尼姑。明刀執仗已到了房中。從被窩裏拖出他的三歲女兒。轉瞬間那尼姑已不見了。曹人權的妻子。便要呼人捉盜。却被曹人權一聲喝住。不許聲張。他們都穿好了衣服。走出來一看。看庭中積雪空明。如現出一個玻璃世界。簷前的凍著。垂下來有一尺多長。大門是關得緊緊的。雪上也沒有絲毫的足跡。曹人權暗暗點頭。曹夫人瞞着他遣兵調將。着人分頭尋找。終是石沉大海。消息全無……光陰好快。轉瞬間已過了十五個年頭。曹人權已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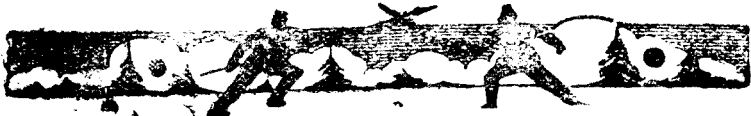
了。一日清早。曹夫人才起床。忽有一個年輕的女子。背上馱着一個包袱。曹家剛開了大門。那女子就走到曹夫人的房內。向曹夫人跪拜下去。曹夫人看那女子。生得一副鵝蛋臉兒。兩道眉毛。削得齊齊的。左鬢角上有一粒珠痧的紅痣。不由把那女子摟在懷裏。垂垂心肝的亂嚷起來。原來那女子正是十五年前被尼姑盜去的紅瑛姑娘。于今雖是十八歲的人了。容貌和孩提時。是沒有多大的改變。所以曹家的人。一見面都認得出來。這十五年間。家裏的情形。紅瑛都知得非常詳細。不過曹夫人問紅瑛在這十五年中。被尼姑帶到什麼地方。紅瑛都是支吾其詞。不肯說出真情。紅瑛歸家以後。事母極孝。每日幫助他母親料理家務。並且知書識字。能寫得一篇好信。打得一手好算盤。夜間都和他母親在一床上睡着。這日是三伏的時期。紅瑛陪着曹夫人在院中納涼。一時樹梢微動。覺得有薄薄的涼意。紅瑛身上祇穿了一件緋紅色的杏羅衫子。



覺得身上涼快許多。正擬陪他母親回房安歇。忽聽隔壁有婦人啼哭的聲音。由微風送人耳鼓。知是他父執范百朋的兒子范杏生。因百朋死去以後。哀憤成疾。已經奄奄一息的病在床上。聽那哭聲。準許是范夫人看杏生是不中用了。所以才哭得這樣的沉痛。平日間聽他母親說這范杏生不但是個孝子。並且很有一點學問。紅瑛想杏生的人格。在這濁流時代。算得是個鳳毛麟角。于今杏生病了。本擬同自己母親前去探問一番。並且自己也懂得醫學。自信有這本事。能醫好杏生的症。祇礙着男女的嫌疑。有些不便。但聽到杏生的娘。發出這般的哭聲。不由觸動了義胆忠肝。急欲去給杏生醫治。欲向自己的母親稟明。未開言。臉上已紅了一陣。又聽那哭聲漸漸低微下來。那裏還耐得住。便走到他母親面前。低低說了幾句。那一朵紅雲。早由耳根直漲到鬢腳上面。曹夫人點頭笑道。你有這本領。能醫好杏生的病麼。娘看杏生是不可挽救的。



了。祇是范夫人在家裏痛哭。我們在桂樹陰下乘涼。良心上覺過不去。你就把杏生當做是你的親哥哥。娘同你去探問探問。却不可胡亂用藥。促短杏生的壽命。一面說。一面便挽了紅瑛。走到范家這邊來。這時范夫人倒在杏生的病床上。只是嗚嗚的哭。見曹夫人同紅瑛來了。指着杏生說道。曹太太。你看這孩子已昏沉了三天。渾身瘦得賸了幾根骨頭。臉兒紅紅的。都是火熱的現狀。到了極昏糊的時候。好似瘋癲了一般。沒日子說謔語。曹太太。他老子死了。沒有百天。看他又病到這個樣子。他這條性命。是在艷陽天氣凍塊子上呢。可憐我祇有這個兒子。還要陪他老子一塊兒去。我這老運。怎麼壞到這般地步。說罷。不由又乾哭了一陣。曹夫人道。杏生吉人天相。未必就有了什麼不測。說到這裏。又望着紅瑛向曹夫人道。這孩子說能醫好杏生的病。我怕他的話有些靠不住。范夫人破涕道。你家這女華陀。果有回天的本事嗎。死馬當做活馬醫。就




得請瑛姑娘成全我范家一線的宗支……一面說。一面便拿過幾本書來。擱在杏生的手下。紅瑛低着頭。便按定杏生的手腕切脈。忽然杏生扯脫了那隻手。拉住紅瑛的手臂。不住的喚着姆媽。紅瑛兩手被他拉住了。耳根上紅了一陣。心窩裏酸了一陣。看他這樣的狂熱。也太可憐了。究竟杏生的病勢如何。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二十四回

見情書默兒受謗 論國恥俠女驚心


話說紅瑛嚇得縮住了手。羞打打地抬不起頭來。不料杏生又直嚷起來。向紅瑛懷裏撲去。說道。姆媽。怎忍心拋撇了我。我們母子死也要死一塊呢。紅瑛怕他這一頭若撲了個空。少不得要跌個腦漿迸裂。又看他病得可憐。便也顧不得害羞了。伸開兩臂。緊緊的摟着杏生那一顆頭。曹夫人祇是皺着眉心。搖着頭。看這年紀輕輕的小夥子。若從此送掉了性命。豈不可惜。想到這裏。鼻孔裏不由的酸濕起來。范夫人怕紅瑛面子上太難爲情。他的人格是如何的寶貴。平日間若被一個野男子。把手指去觸一觸他的千金貴體。這便是莫大的罪過。于今看杏生狂熱得不像個話了。便一面嗚咽着。一面來捧着杏生的頭。讓紅瑛縮回雙手。范夫人卽揩着眼睛說道。杏兒。你姆媽在這裏。適才是曹小姐



替你切脈的。你別要亂。七道人的說胡話。得罪了小姐。不是當要的事。杏生只把兩個大眼睛。死釘在紅瑛的面龐上。忽然有些清醒過來。便不住嘴向紅瑛道謝。曹夫人見杏生狂熱漸退了。便把他在狂熱的時候。如何撲在紅瑛懷裏。喚他姆媽的情形說了出來。杏生祇是慚愧無地的。不住向紅瑛拱手道。對不起小姐啊。怎麼我病得連人事都不知了。倒把個紅瑛招陪得恨無地縫。可入一句話也回不出來。嗣由紅瑛給杏生切脈已畢。范夫人又傾箱倒篋般。拿出一大把藥單給紅瑛看。紅瑛道。杏哥的病。是脾經的損症。緣由憂思傷脾。內風舞動。又感伏許多的風邪。一般醫生。不以發汗的重劑。洩傷他的脾陰。卽以甘溫補劑。助長他的風邪。以致風邪愈補愈熱。脾陰愈洩愈虛。風火相煽。竟釀成這般狂熱的損症。下午總是昏昏糊糊的。一到半夜子時的時候。這狂熱便漸漸退了。這正是伏邪的見症。幾句話說得杏生母子不住的點頭。當時紅瑛便




開了藥方。是補益脾陰祛滌風邪的輕劑。杏生服藥以後。神氣略好些。從此范夫人每天請曹夫人帶紅瑛來。給杏生切脉。有時紅瑛却不待范夫人前去邀請。竟同他母親到杏生這邊來。杏生的病。看看一天一天的好起來了。那天紅瑛竟獨自一人。走到杏生的房裏。范夫人早到廚下烹茶給紅瑛吃。紅瑛看杏生的脉象安靜得很。料知病勢已痊。用不著吃藥了。便陪著杏生談天。杏生見屋子裏靜悄悄的。儘有紅瑛一人陪伴着。何況紅瑛又是天生的絕色。就是個鉄石人也不由不動情了。又覺得一陣陣的脂香。紛香。那女兒身上特有的香氣。送進鼻管裏來。杏生便情不自禁的心旌搖搖起來。那肝兒肺兒。都在腔子心裏。開著跳舞會。忽然想到他是我救命的恩人。並且稱得起是個千金的閨秀。我這般和他親近。已是該死了。怎麼便存著輕薄的心腸。我算個什麼人呢。想了一會。早把一顆活跳的心。又立刻安靜了。鄭重其詞的。和紅瑛談了許多。



古往今來的事。忽然紅瑛哇的一聲哭了。杏生便想去慰問他。不因不由要拿絲巾給他揩擦眼淚。毋如那隻手竟伸不出來。便問小姐。你好好的哭些什麼。紅瑛欲要說出。那舌頭竟像縮短了二寸一般。桃花面上。早堆起朵朵紅雲。那一種女性的愁態美。我做書人這枝禿筆。正說不出。寫不出。畫不出。其實紅瑛心中的痛苦。于今被杏生一問。也是說不出。寫不出。畫不出。杏生見紅瑛祇是哭著。並不回答什麼。急嚷道。大熱的天氣。哭出病來。這是怎麼好。好小姐。你祇當我看做嫡親的兄弟一般。快快的實說了吧。紅瑛怕杏生又要急出病來。用衣袖遮着臉說道。我本當把我的隱情對你說出來。請問那些話。叫我是如何的措辭法。欲要不說出。看你又誠懇。又忠實。我若不對你說明。這苦哀又向誰去告訴呢。你說祇當我看做嫡親的弟兄一般。我祇好把這話在我嫡親的哥哥面前說了。不瞞哥哥說。我隨那尼姑去一十五年。這一十五年之中。我除去



讀書學劍而外。向沒有和面生的男子。談過一句話。不知怎麼似的。我聽哥哥的人格好。學問好。我就恨不能也變個男子。好同哥哥親近些。做個朋友。所以哥哥病了。我不怕花羞。不怕月妬。給哥哥醫好了病。你我相處多日。哥哥的人格。我可知道了。學問也領略一些。我何忍在我哥哥面前。說什麼害羞的話。我母親有個內姪。喚做什麼唐文瑞。是一個鬻門的秀士。他家的財產比我家大。臉蛋子也生得不弱。他聽我回來了。到我家裏來看望我。今天又請出人來。到我家裏說親。我母親對我說文瑞的學問是怎樣好。腦袋上既頂着一個秀才。筆底下又會做幾句狀子。將來女兒嫁給了他。你的後福。正不可限量哩。做娘的已替你做主。準許他這親事了。我聽了母親的話。如同兜頭澆了一盆涼水。我的志願。就是嫁人。也要由我自己看中了的人物。依得我的條件。我才歡喜。但我瞧文瑞的人格。走路沒有正相。坐沒有坐相。吃沒有吃相。兩個眼珠子。祇



是偷偷的。賤着我。說幾句話。更是志高氣大。好像他是普天之下。從古至今的。第一個才子。第一個大人物。實則滿臉的塵俗之氣。肚子裏祇包藏些毫無根據的學問。我那肯便願意嫁他呢。毋如我母親硬要把這事作成。威逼利誘。要討文瑞的歡心。竟不惜將女兒半生的幸福。付之流水。我要是答應了母親。我的前途。卽不堪設想。我若是不答應母親。我就是個不孝的女兒了。想來想去。我祇是還他一百個不答應。可是我母親的主計已定。教我有甚方法。能避免這不願意的勾當呢。所以我今天獨自到你房裏來。替你看病。再則把這肺腑裏話。老實對你掏示出來。請你給我解決一下。……杏生聽了。沉吟不語。忽然翻着眼珠子。嚷道。好好的。一個女孩兒。怎麼胡亂的要嫁了人了。你母親不是白埋了你這顆心。……說罷。不由眼眶一紅。那眼淚。早從顴骨上。紛紛滴落下來。紅瑛方要再問下去。范夫人已走了進來。看他們眼上。都哭腫得像紅桃一



般。范夫人也不問他們是哭些什麼。拉着紅瑛去吃了幾杯茶。便送紅瑛回去。杏生從這天和紅瑛淚別以後，有一個月不見紅瑛前來。這時杏生病已起床。特地到曹家去面謝紅瑛。適直曹夫人不在家中。紅瑛見了杏生，手裏正拿著一張紫色信箋。驀地向杏生面前一擲。指着杏生罵道：「你可要死……你瞧這上面是說些什麼，杏生嚇得黃了臉。把那信箋仔細一瞧。那臉上越發紅一塊白一塊起來。原是這信箋上面。頭一句是寫着紅瑛愛妹粧次末了。又寫妹之愛人杏生頓首。滿紙都是兒女瑣屑的私情。肉麻當有趣的。赤裸裸將病裏相思。夢中顛倒。大胆披露出來。還說我從此若娶了妹妹。貼肉沾皮。好實行補報妹妹的恩情……其時杏生在那裏愣了一會。不由淚如雨下。顛聲問道：「這是從那裏得來。這上面的字跡。就像我寫下來的一般。」紅瑛見問。便怒道：「你還問我是那裏得來。這樣東西。大天白日。明擺在後院花階上。用瓦磚壓住。被了



頭拾來送給我的。我且問你。把這東西如何丟在那裏。杏生聽說。便含淚訴道。你說是我丟在那裏。我不能辯。我並不敢做出這豬狗不如的事體出來。這其中還求小姐細想。我雖是年輕。却也明白道理。小姐是怎樣的人格。我是怎樣的人格。我若這般的輕薄小姐。使小姐瞧不起我。我有什麼意思。再則我要寄這封信。也該悄悄的送給小姐。小姐的後院。我向來沒有到過。何苦來把這信放在花階上。偷或露出來。不但你母親把我不當人。我還有面目見小姐嗎。我也不敢斷定這信是誰人寫的。總之我沒此事。小姐請細想。紅瑛聽完。這一篇話。低頭嘆道。我也知道你是個好人。何至於這樣的輕薄我。不過這是我激你的話。生怕你萬一做出這件事來。那天見了這封信。把我氣了個死。及聽你說出這派話來。我才想到這必是文瑞用的離間計了。你的學問雖好得很。這樣的字體。尋常人也模仿得來。何能便一口就指定是你的親筆呢。于今已和你



對問過了。文瑞的好計。自然一揭即破。想他因我不肯嫁他。我母親其初是勸我嫁他的。後來見我的志願已定。又一口回斷他這頭親。所以他才使出這般的離間計來。……一面說一面把那信接了過來。隨手撕成粉碎。這時候杏生忽然想起一句話來。便向紅瑛問道。我此來一則面謝你救命的恩德。再則我有句話。多久想問你。總被別的岔開了。你會說在這十五年中間。讀書學劍。可否將這其中的經過情形告給了我。紅瑛話笑道。這事的關係不小。因我師傅不許我告給別人。我聽受師傅的吩咐。連在我母親面前。總是藏着骨頭露着肉的。不肯說了出來。哥哥欲問這其中的經過情形。日後有緣。可轉問我師傅。我不敢說。祇有兩句話。我師傅在臨別時說給我的。說出來諒無妨得。是兩句什麼話呢。第一句是不遇姓范的男子。休與論交。第二句。……說到這裏。把臉飛紅了。杏生也知這話裏有些碍口。不便說出。便接著笑道。我祇問你讀書學



劍是幹些什麼來。你不妨對我宣示明白。……紅瑛絕不思索的回道。讀書要明道理。學劍端打不平。杏生道。目今的世界。還有什麼道理可講。你是抱打不平主義的。別人受了人家的欺辱。怎麼樣。你受了人家的欺辱。怎麼樣。紅瑛道。別人受了人家的欺辱。如同我們身受的一般。我們劍客打不平。打的就是這個不平。又有誰來欺辱我們呢。杏生道。今有人竟敢欺辱你。這人不但是你的仇人。還是全國的仇人。還算是全國人祖宗三代的仇人。你打諒對他是怎麼樣。紅瑛聽到這裏。心裏不由一愕。便轉問杏生道。誰是我們全國人的仇人呢。杏生道。我說出這些人來。我就該凌遲處決。說至此。不由又洒下幾點淚來。便低聲道。我們這般斯斯文文的酸丁。是不能替我們已死祖宗雪恥了。不能替我們現在的諸姑伯叔兄弟姊妹雪恥了。小姐學成劍術。又稟賦得俠肝義胆。大略是古來紅線隱娘這一類人。爲什麼謹守深閨。不給全國人打這個大不



平……我說目今的世界。沒有道理可講。並非過甚其詞。小姐可知那些狐羣狗黨的滿洲人。自從定鼎中華。把我們全國人當牛馬一般看待。當猴孫一般玩弄。當魚肉一般俎醢。我們漢人當中。那一個不受蒙古人的欺凌。盜竊我們國人的主權。奸淫我們國人的歸女。搜括我們國人的錢財。不但毫沒有道理可講。于今我國人還能算是個人嗎。譬如你一身受人的欺辱。已屬終身的大恥。奈何全國人都受了人家的欺辱。全國人的祖宗都受了人家欺辱。你們做劍客的。不想給全國人雪恥。不想給全國人的祖宗雪恥。豈要在社會上打些不平。這豈是讀書懂得道理的人所說的話……我不知你師傅是個什麼人。大略你師傅決不是一塊頑石。你既隨你師傅讀書學劍。難道你師傅不將這讀書學劍的作用教給你嗎……我把這些話橫在心頭。不是一天了。難得今天又沒有別人在這裏。所以斗胆對你說了出來。我父親就因這國恥的關係。



終其身不列仕籍。你父親也。因我父親知道這國恥兩字。才肯和我父親結交。做個朋友。我若有功名的思想。就早已拖毡子穿補服了。那麼我就把國恥兩字。撇向腦後。還算得是我父親的兒子麼。但願我善承父志。好替全國人。全國人的祖宗報仇雪恥。才是正理。……紅瑛聽完這話。不禁暗吃一驚。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